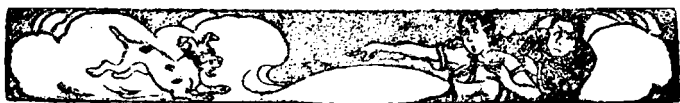


奴心
海
如鳥
卷



怒 第二集目次

- 第十一回 雄圖謀捲土浪女善更張……………密誓洩屬垣情人留表記
- 第十二回 慕狡童主僕同愛戀……………爭俊僕妻妾費周章
- 第十三回 互認螟蛉可恨婆娘無出產……………難爲蛤蟆坐看兒女結姻親
- 第十四回 拂袖相爭假依共命……………量衣有待寄拜成行
- 第十五回 賀喜筵又來撮合……………辦公處如此安排
- 第十六回 意見紛歧且捧媽媽玩票……………曲文深奧試教侑侑幫腔
- 第十七回 輕歌曼舞沸熱熾柔情……………飲泣吞聲凄清聞密語
- 第十八回 表射藝壯舉現英姿……………講嫖經冶游憐弱質
- 第十九回 破題兒啣盃勸酒忙裏偷閒……………可憐虫廢寢忘飧苦中作樂
- 第二十回 沉溺波逃窺孽捨肉到豪門……………發揮怒諦激英雄掉頭遊草澤



怒

第二集

求幸福齋主著

第十一回 雄圖謀捲土浪女善更張 密誓洩屬垣情人留表記
這回書開始。著者且又趁個空閒。將周國虞這位如夫人和小丫環的來歷。敘上一敘。原來這位姨太太。是周國虞兩年前在八大胡同南班子裏娶的。民國以來。南花北植的很多。只要相貌不差。應酬很好。掙下點小小聲名。其結果總容易物色一個北京的闊老。嫁過去作姨太太的。無論嫁得長久不長久。或僅僅是惚一個好浴。這種從良的機會。總是很多。因為那時北京的闊老們。很時興向南班子裏娶一個蘇滬的妓女回家玩玩。政客們軍官們財閥們。相習成風。好似誰不討一個妓女作妾。便算是不闊。頂闊的人。幾乎每一年都得討一個新的人。舊的惚了浴去了。另有新



的來補缺。每人花個一萬和八千的身價。不算什麼。越是錢花得多。人討得多。越是闖名很大。因此大家起鬨着。把個妓女從良的身價。抬得行市極高。從前花上三四千元。已經是最高價了。後來竟飛漲到起碼是一萬。才能弄一個漂亮的人兒到手。而且那個人兒。恃寵居奇。還須附帶一些條件。第一、是不進大公館的門。不與大太太同居。必須另經營個精雅的小公館。另成一家門戶。第二、是小公館裏每月要支出一筆巨大的開消。起碼五百元到一二千元。其餘的竹槓在外。爲的是小公館的門房聽差。以及廚子老媽子小丫頭樣樣俱全。與大公館一樣的排場。所以這筆開銷萬不可少。第三、是老爺對於小公館裏常來不常來。雖可聽便。但姨太太的行動。也須絕對聽其自由。因爲老爺在這金屋旣成的時候。固可仍然在窰子裏瞎混。預備物色未來的新姨太太。而姨太太也可在這時候



物色妍頭。以便將來恣浴過後。也有現成的老爺來補缺。況且姨太太也自有她們的幫口。既然同一時期有許多妓女從良作姨太太。有許多小公館新建設成功。她們這許多人從前在窯子裏。本來大家認識。嫁後便仍然是姊姊妹妹的互相來往。結成一個姨太太的大集團。像前清翰林公認同年認同科的一樣。大家輪流在各人的小公館裏聚會。聯絡感情。并且一致的向外間活動。足跡總不外夫酒樓戲館大飯店中央公園。那些公共場所。大家互相介紹。互相拉攏。替各人的老爺加工趕造一頂壓人不死的綠帽子。與老爺們互相在窯子裏請客作花頭。荐堂差的行徑相似。故此老爺們也絕對不便來向她們干涉。萬一不識相。硬要干涉一下。登時便要下堂求去。跑回到窯子中。以嫁過人的老資格。越發會紅起來。不愁沒有寬大頭。再出加倍的身價來二次娶她。橫豎是多嫁一回有。



多一回的好處。橫豎闊老們時時爭先恐後要向窩子裏娶人。縱然十七八嫁。也不怕銷場不旺。樂得先提這許多保障。姨太太特權的優越條件呢。周國虞在北京政界上。也算是個漂亮人物。當然不免常和朋友們在窩子裏辦些交際。又當然不免也須娶個窩姐兒作姨太太擺闊。他的這一位。在窩子裏原名叫芳君。出身于倡門世家。三歲時候。就由母親從吳江家鄉裏帶到上海。寄養在清和坊她大姨媽那裏。她大姨媽就是世代靠開窩子吃飯的。她母親也就在那裏當娘姨。後來她母親積攢了一些錢。自己另行開了一所堂子。因她母親夫家姓柳。身材又特別的瘦。外人送了她母親一個綽號。叫做柳樹精。這柳樹精經營倡業。很具手腕。四五年工夫。竟掙下幾萬元私財。芳君也就在這時候長大了。自幼嬌生慣養。是她母親獨一的愛女。長得雖也似母親一般瘦削。可是美麗苗條多了。



一個美貌小姑娘處在這種環境裏。縱然有些家財。也只好仍然承繼這份烟花衣鉢。但她母親因爲疼愛女兒。和手邊寬裕的兩個原因。倒并不想再靠賣女兒的皮肉掙錢。只打算在風月場中。找個機會。替女兒物色一個有財有貌的佳婿。所以芳君從十三歲當小先生出堂。差鋪房間起。絲毫未受過倡門中任何拘束。只把做生意當做隨意玩票消遣一般。高興做便做。不高興做便在家裏歇着。有靠得住的熟客和好客人。應酬一下。陌生的和摸不透的。便一律謝絕。并不斤斤計較到房間的開銷。和生意的賠賺上。只是她母親手面很大。認識的客人戶頭又多。再加上這芳君又真長得很俊俏。不必多費張羅。自有些場面上的朋友。和專花冤錢的急色兒。搶着進門來捧場。并且架子搭得愈大。嫖客們也一樣是長着一雙勢利眼。前來巴結偏愈加起勁。於是芳君在十四五歲上。竟大紅



特紅起來。有多少人肯拿出最高代價想要替她梳櫛。她母親卻把這選擇的自由。依然給與女兒。結果是由芳君自決。將幼女的身軀。獻給與某銀行買辦一個風流個儻的大公子。代價出得并不甚高。只不過愛他是個小白臉罷了。在芳君的初意。是熱戀着這個開苞客人。很想就此嫁過去。白頭偕老。從一而終。無奈這個小白臉良心不好。仗着臉子白。學會了一點拆白行徑。騙了芳君一筆錢。不够揮霍的家裏。又另偷不出錢來。竟自把芳君遺棄。另和一個溜過好浴的老妓姘度去了。芳君受了這次大打擊。種種灰心。不由放浪形骸。另尋樂趣。跟着幾個壞姊妹。學起胡調來。年紀輕的人。掌不住舵。外間誘惑她的又太多。她母親溺愛不明。又捨不得多管她。這一胡調。竟胡調得一塌糊塗。租小房子。姘戲子。上總會賭錢。結交流氓。拜老頭子。認十姊妹。沒一樣不要嘗試嘗試。用錢如用水的一



般。雖然名氣一天比一天大。進賬還是很多。但每節所賺總是不够還賬的。須要她母親另挖腰包賠墊。她母親苦勸過幾回。她只當做耳邊風。後來她母親蝕煞老本。賠錢賠得肉痛。竟被她活生生的氣死。她接受着她母親這份產業。自己也開起班子來。誰也不敢來管束她。規勸她。便越發似一個沒套籠頭的野馬。任着自己胡調脾氣。爲所欲爲。不到兩年工夫。就把她母親一生辛苦積攢下來的幾萬塊錢。賠得一文不剩。而且還拖下好幾千元的債。但此時她年紀已過二十。不是小女脾氣了。閱歷經驗也有了。任什麼好玩的事情也玩過了。玩膩了。芳心自驚。也自知前途可怕。大有改悔之意了。便重打過一副聰明算盤。以前種種。從此一筆勾銷。另圖補救。仗着自己年紀還不大老。倡門資格又深。痛改前非。總還好重張旂鼓。翻一回大本。便親到她母親生前幾個要好老姊妹那裏。垂涕而



道先申述些回頭悔過之意。再則請她們仗義幫忙。替她了清目前債務。以便捲土重來。這些老阿姨。左不過還是些開窰子的。見她有此悔心。有此才貌。幫忙也不會白賠本的。便樂得做個人情。再借她一些資本。內中另有一位老阿姨。綽號叫白皮。在北京開了個積善堂南班子。生意很見隆盛。此時正到上海來接姑娘。便一半爲人一半爲己的替她出了個主意。請她不如到北京去開一棧碼頭。一切花費。都可代墊。并極力鋪張北京窰業的好處。說給他聽。大凡上海有過大名氣的姑娘。只要肯去北京。萬無不紅之理。况且積善堂是北京南班子頂著名的第一家。差不多上海有大名氣的姑娘來到北京。總是在積善堂搭班。北京一般闊老。對於積善堂專住好姑娘。久已具有信用。所以好姑娘一到積善堂。與北京闊老也容易接近。由接近而發生關係。北京闊老頂肯花錢。因此就又容易



發財。像你這樣一個漂亮人物。我敢寫包字。在積善堂只消做一節。包就能還清四五千元的帶擋。另外還有富餘。說不定天緣湊巧。還藉此嫁着位大老官。一生享受榮華富貴不盡呢。芳君被白皮這一席話說動了心。便就言聽計從。隨白皮到北京去。動身的時節。排場還是很大。在上海預做了許多新衣服。買了許多化妝品和房間中的陳設品。臨行。又顧慮到一個人出遠門沒人照應。特將本家堂房兄弟柳春圍帶着作伴。又將自己三年前所買的一個小因名叫香玲的。也帶了一起走。本來她母親手下討人很多。死後因爲生意虧本。都一一轉押出去抵了賬了。只剩下這香玲。是芳君自己的錢買的人。很聰明。年紀又還小。所以芳君甚是疼愛她。一時一刻都離開她。這個小伴侶不得。到了北京。芳君連還賬帶路費。統共拿了白皮七八千元的帶擋。數目雖大。但究因芳君人很老練。與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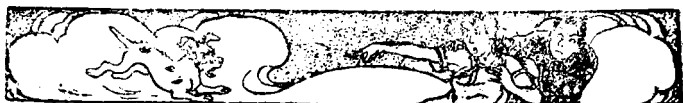
皮的交涉辦得很得法。并未把身體出契約押給白皮。只不過是個負債最多的搭班姑娘罷了。故而一切也還勉強自由。沒受那嚴重的束縛。在白皮一方面呢。肯先墊出這麼許多錢。一來是眼光遠大。看得準。芳君可以在北京做的紅。二來究與芳君死去的娘。有些舊交情。樂得做人情。拉拔芳君一下。借錢的條件。除了利息訂成四分。并照普通班規拆賬以外。另有一項很重要的附件。是嫁人的身價銀子。必須與班主對平均分。若那一半仍是不敷還賬。身價必還須提高。譬如八千元的帶擋。嫁人時若講不妥。一萬六千元起碼的身價。便絕對不能成交。就是以此數成交了。芳君也仍是毫無所得。須要一萬六千元以上。才略略有點實惠。照這樣看來。這條件實在比什麼都苛刻。押身體還有期限。限滿便可以不要錢。這個辦法卻并無期限限制。除非設法陸續先還清這筆本利。或是嫁人



竟嫁着一萬六千多元而自己拚着一個不要。實無其他解脫的妙法。憑芳君這個人。無論怎樣漂亮。要從生意上與班主對拆下來剩餘的錢。拔還此項巨大的賬目。以及嫁得一個肯出一萬六千多元身價的大闊老。都是極難之事。那麼。她被這條件束縛。只好與白皮白做一輩子皮肉生涯。再休想逃出白皮的手掌心了。芳君是個在倡門中有經歷的人。也未嘗沒觀破此項毒計。但她敢于冒險嘗試的。第一、在顧全面子。不肯把身體押給人。只有白皮這條絕路可走。第二、她仗着執高人胆大。總以為能夠遇着機會。可以先還清白皮這筆錢。她也未嘗打算完全拿嫁人的身價一萬六千多元孝敬白皮呢。此外她還有個志願。從今後她要學好了。幾年來歷受挫折。嘗徧世情。世界上什麼虛偽的詐騙的手法。她也通通領略過了。懺悔之下。由飛揚浮躁。一變為老成平淡。早已具下決心。承認



此次委屈接受白皮這種苛刻條件。是平生的奇恥大辱。是多年來不知自愛應得的懲罰。趁着自己還有幾年好生意可做。自信正正經經。小心謹慎的幹去。總可以從火坑中自己把自己救出來。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。敗子回頭金不換。到北京打起精神來做生意。一點也不亂來。就此聲名高噪。生意好得非凡。又費盡苦心去巴結好客人。多抄小貨。括下來的錢。除了正當開消外。一個錢也不背胡花。每一節剩個一兩千元。統拿出來。拔還債項。不到兩年工夫。債已拔還一大半了。恰又遇着這位周國虞來招呼她。兩下感情頗算融洽。一打聽國虞的底細。也還不錯。便就動了從良之念。願意嫁給國虞。在談判身價時。她把自己的真實情況一點也不瞞。哄國虞。祕密與國虞商妥。先不提從良的話。叫國虞先拿出三千多元。由她先把債項了清。隨後再由國虞另送給她一二千元。便隨隨便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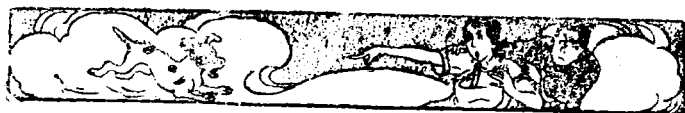
嫁到周家去。國虞既愛她儀態大方。又念她開誠相與。其意甚切。自願討這便宜。不過她與國虞也另訂有一種特別密件。小公館必須獨立門戶。每月開消必須要六百塊錢。有剩的是她的積蓄。若國虞另有大宗進項。隨時還要分給她三成。總之她的目的。無非是想多撈幾個錢。防備後來罷了。嫁的時候。白皮雖算上了她一個大當。但債務上本利無虧。也沒什麼可說。反轉來倒誇獎她有心胸。有志氣。將來必定有好日子過。至于她隨身的人。頭一個是小囡香玲。向來帶在身邊慣了。也絕對不忍叫她吃窩子飯。便就跟到周家。權當是小丫環。還有她堂弟柳春圃。因為認得一些字。向在積善堂賬房裏幫着寫賬。此時芳君也想替他找個正當職業。便也懇求國虞一并收留下。慢慢設法與他薦差事。總算積善堂白皮對於芳君。此次居然積下破天荒這樣一個大善。使她姊弟主僕三人俱已得



所。芳君到了周家後。小公館實在灰麵胡同。每月開消不缺。日子過得倒還舒服。平日閒着無事。雖也結交些在窩子裏相認識一樣嫁過人的女朋友。但於玩耍這一層。她已很有把握。絕不肯多浪費銀錢。更犯不着再花冤錢找個小白臉來白貼。就是居家一切。也諸從節省。租一所小四合房。門房裏用一個聽差兼帶打雜。上房裏僱一個南邊娘姨兼帶燒飯羹菜。小丫環香玲做些零碎不大吃力的事情。柳春圃不久在崇文門稅局找着了一份小差事。仍留在小公館裏東廂房住宿。順便也好幫着照料一些事務。香玲和娘姨便睡在西廂房裏。倒也調度得甚爲經濟。這幾天那娘姨有點旁的私事。告了個短假。不想就遇着這樣一個小朱成來。鬧出這兩小無猜的活把戲。當芳君姨太太初見朱成的時候。原是空空洞洞無所容心。只不過念這小孩子還能討人喜歡。順口說一聲下次再來。



玩玩。等到第二次閒談。越談越有興趣。并且冷眼裏瞧出香玲和朱成二人互戀的痕迹。及香玲緊跟了朱成出來。芳君心裏明白。他們必定是到西屋裏談體己的話兒去了。不知怎樣。心裏也癢癢的。很想聽聽他們談的是些什麼樣甜蜜的話。幾次忍捺不住。終於輕移細步。像做賊的一般。悄悄走到西廂房窗戶外。極力屏着聲息。偷聽一個真切。那知聽到了極動心的所在。自己心裏竟緊張得如有小鹿兒在內中亂闖。忽的呼吸不靈。不覺咳出一聲嗽來。這聲嗽。固然把裏面一對小情人嚇了一大跳。就是窗外聽壁脚的人。也登時驚慌失措。不住的懊悔。悔不該無端攪亂了他們美滿的情景。自己是過於殘暴了。恐怕他們走出來。見了面有些內愧。便趕緊逃也似的回到上房。猶如作賊心虛的一般。兀自還是心跳不止。那屋裏面的兩個人呢。到底還是香玲膽大些。自恃平日太太待她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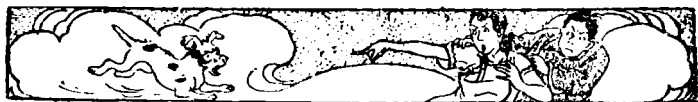
好。只當她是小妹妹一樣。絲毫不曾板過那做主人的獐惡的面相。又是彼此相處有年了。親切中摸熟主人的性情。相信不會爲這點小事體。有過大的責備。隨卽鎮定下來。忙安慰朱成道。不要怕。太太已走了。她是不會說什麼的。朱成此時卻已成爲驚弓之鳥。再也禁不住驚嚇了。只抖顫着道。不要緊嗎。不要緊嗎。好姐姐。我還是快些走罷。香玲道。你先走也好。但你千萬別膽小。得閒還是要來。你記住了嗎。朱成點了點頭。又輕輕的答應一聲。我曉得了。然後也故意咳嗽了一聲。壯壯自己的胆。才慢慢伸出個小腦袋向外邊屋裏一張望。看看無人。便快走幾步。走到門邊。又伸出腦袋張望那院落。看看院落中仍自沒有姨太太的蹤影。不覺胆量又大了起來。回復了憊懶的行徑。向香玲吐了吐舌頭道。真好運氣。一個人影都沒有。香玲緊跟在後。伸手一把又拖了他進屋去。從容不迫的蹙了



一方小手帕在他手心裏。笑說道。這個你收下。作爲今天我倆的紀念罷。我心中有數目。包你不會出什麼岔子。我認你做兄弟。又不是什麼告訴人不得的壞事。就稟明太太也不妨。你千萬別耽心。常要來看我。去罷。先成謝過那紀念品。唯唯諾諾。就果然走了。香玲回到上房。也未免有點提心吊胆。放輕脚步。悄悄去看太太。是何神色。欲知太太是否降下罪來。且看下回情節。



第 十 一 回



第十二回 慕犛童主奴同愛戀 爭俊僕妻妾費周章

話說香玲回到上房。細看那太太。卻倒在床上睡覺呢。香玲不敢驚動。本待立時退出。不想芳君并沒睡着。眯着一對眼睛。早已看見香玲。待要故意問一聲。朱成走了沒有。想想又不便如此說。只好翻身坐起。向香玲要茶。嗑香玲斟了一杯茶。小心翼翼的遞過去。再偷看芳君的臉色。不似發怒的樣子。更又放心許多。便就十分慇懃的拍上許多馬屁。問長問短。問媛問寒。找些話來問個不歇。惟恐芳君萬一扳錯兒。惱怒起來。仍然責備。但芳君雖不曾說什麼。卻總是沒精打采。不大快樂。本來娘姨告假走後。一天兩頓飯。全由香玲隨便弄弄。芳君也幫着炒炒小菜。當天這頓晚飯。芳君連菜也懶得親燒。只叫香玲隨便做一兩樣。胡亂吃下半碗飯。就不吃了。夜裏柳春圃從外面回來。到姐姐房裏坐坐。芳君也不願多說話。好



似懷着滿腔心事。悶悶無言。剛敲過十下鐘。就催香玲鋪床疊被。扶伺她安睡。直睡得恁般早。香玲懷着鬼胎。本想把認朱成作弟弟一番話。詳細稟明的。及看芳君老是沒有心思。就沒敢多說。心裏也不由納悶着。芳君這一場不高興。究爲何來。說是怪了我香玲吧。大可以爽快快數說兩聲。用不着譬在肚子裏。說是爲了別的事吧。今天除了朱成。誰也沒來過。起先還是有說有笑的。怎麼一會兒就恁地氣悶。是誰惹了她呢。香玲猜想不透。又不敢細問。也只好自去睡她的覺。誰知芳君上得床來。竟大半夜未能合眼。被白天裏朱成和香玲那段甜蜜情景。看得她勾引出無窮的心事。大凡人生求愛的慾念。在年力正強的時期裏。比其他慾念都來得熱烈。芳君生長娼門。飽經憂患。平生最大的缺憾。就是沒得過男性間真摯的情愛。從前她也曾掏出自己甚真摯的情絲。愛縷。愛過某公子某



戲子。但這一類的小白臉。所酬還給她的。只有創痛的傷痕。近年警醒了許多。殆已相信人間並沒有什麼真愛可言。只無非得過且過。還是大家敷衍幾個錢。過實際上的日子要緊。不料今天偷看了那幕活劇。竟將平日論斷推翻。恍然於世界上原來還到底有真愛的存在。這兩性間的真愛。既已這樣陳列過在她的眼前。使她得以窺見愛的真正堂奧。一方面對於他人發生着羨慕。一方面對於自己便又感覺到空虛。這空虛的意義。就是我爲什麼不能得着他們同樣的熱烈的愛呢。不過人類又是不能滿足於空虛。或永久停留於空虛中的。除非是絲毫沒感覺到。並沒有空虛的感想。若是一有感覺。便就要極力掙扎。很勇猛地去追求。那怕拚了命不要。也須追求到手。除死方休了。於是她就野心勃勃。產出一種奇怪荒唐的思想。竟想到也要求求朱成的愛。并分分香玲的愛呢。她是那



樣的想着。兩性間的結合。是應該建築於愛情的基礎上的。就道理上講。她既嫁了周國虞。周國虞既是她的丈夫。她是應該求周國虞的愛。而周國虞也早就該把真的愛情奉獻于她的。但事實上卻大大不然。在社會的習俗上。她只是周國虞的一個妾。名義上已經是不平等。雖說世界上男子漢愛小老婆的居多。只要能得着真愛。便是小老婆也不見小到何種卑下。然而男子們對於小老婆的愛。兩年來的經驗給過她一個斷語。確又是與愛的真意義隔得忒遠。好起來固然是寶貝心肝般捧在他手裏愛一陣。事過之後。卻就馬下翻臉。拿人當狗屁不值。老實的講。用得着發洩他的獸慾的時候。固然不妨愛愛。若是他的獸慾在某種程序覺得不甚發旺。和認為沒什意趣而用不着時。便就踢過一邊。常常看不見他的人影子。這那裏是愛情。又那裏是他的愛人。只不過是他花錢買來的



玩物罷了。兩年以來。處于這玩物相等的地位。冷清清的日子。過得最多。荒涼寂寞。斷送華年。就是起下異心。自去求我的愛。以慰療我的饑渴。雖就貞操上似乎有些對他不起。但貞操這東西。是應該相互擔負責任的。他既拿我不當人。我以一玩物而不講貞操。似乎也沒有多大的罪過。一般相認識的姊妹。她們與我同樣當玩物的。那一個不會看透此點。暗地裏在外面都各有各的姘頭式的愛人。不過這些小白臉的姘頭。我卻又都領教過了。他們都只認得錢。也一樣不懂得什麼叫做愛。我本是爲着錢才當玩物。又何苦拿這可憐的錢再去換取他們的欺騙。所以一向爲了明白這個利害。才勉強自行收斂。不願平白多添一事。這并非是我不知道求愛。和不願意求愛。只因世上無愛可求。沒有人配當我的愛人。才使我廢然而返呢。可是如今愛在內心裏很熱烈的燃燒着了。愛神也



指示過我真正的樣本和便利的捷徑了。朱成這個人。天真爛漫。完全還是赤子之心。我若能夠得着他的愛。那個愛一定是很真摯而又很純潔的。決不會和那般滑頭一樣。盡賣弄他的虛偽和欺騙。這真是天賜與我的一個合宜的愛人呢。目前第一步。首須先把他弄在我手裏。慰藉我寂寞的心情。較之向外邊獵野食吃。賠金錢。損名譽。又擔驚恐。已是划算得多。姊妹們女友們在自己公館裏。姘車夫和底下人的。本來也有。但她們的人兒。絕沒有朱成他這般年輕而又老實。將來就是周國虞識破了。或是國虞變了心不要我了。我就走他娘的。下半輩子守着朱成過。只要有錢。即可以任我的便。拿些錢出來培植朱成做一過學生。或一個體面的商人。一樣可以在社會上成家立業。有高貴的地位。我也仍可當一位快樂自由的夫人。比較當這種低三下四的姨太太。好得多了。况且這孩子



既由我一手拉拔。我總有手段吃得他住。又比較周國虞靠得住的多。到底更還是一夫一妻過日子呢。雖然朱成近來的心思。看出來他是愛戀着小香玲。但這也難怪。他一個傻小子。那裏敢起下那麼大的野心來。注意到我。隨後我自方法來套他入網。那怕他始終不忘香玲。我也就以香玲爲餌。慷慨着即將香玲給他。我和香玲相依爲命。大家同守着這一個人。也不妨事。好在香玲不是外人。彼此都有些捨不得離開了誰。就此做成一家人。我做他的阿大。她做他的老二。事情便越發美滿。我樂得多有她這麼一個幫手。藉她比我年輕貌美。將他死塌地的抓拿住。豈不使我更可放心。想必香玲這阿因。也斷不致辜負我這番深意。有什麼不願意的吧。想到此處。覺得頭頭是道。路路皆通。主意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。就此又細細訂下進行的步驟。把事體籌畫得自以爲全盤萬無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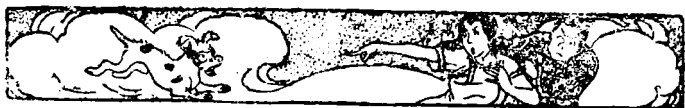
失十分的稱意稱心。方纔稍覺疲乏。安眠了一會。到了過一天。見香玲進來。便拿出些手段。故意歡天喜地。親親熱熱。待她更加體貼。更多恩惠。香玲是小孩子的心性。肚中沒什周折。見主人如此溫和。如此喜愛。自己便樂得忘其所以。立將昨日和朱成認親姊弟的那段事情。痛痛快快的陳述個一絲不遺。芳君恍惚似聽小兒女說奇異故事的一般。假裝是出乎意外方纔聽見。不住的滿口贊成。并迭迭向香玲致賀道。這是好事。我樂意極了。本來朱成這孩子。我早已看出來他頂有出息。你有這麼一個好弟弟。我真不知怎樣替你歡喜呢。況且我也很愛他這個人。我這邊人又少。不如我向老爺說一說。把他調到我這邊來吧。這邊事體并不多。我倒不是要他到這裏來作什麼吃力的事。只是念着你們姊弟感情好。把你們成全到一起。我看在你分上。從此也好從旁多照應他些。將來把你們



都拉拔得很不錯。我也是很高興的呀。似這樣的動議。正是香玲求之不得。和不敢靦顏相求的。難得主人先替他想到。先替她作主。不由把個香玲哄得五體投地的感激。又歡喜得欣幸得見人只是忍不住迷迷微笑。心中尤其是癢癢的辣辣的。只巴望主人早替她們說合成功。果然。周國虞這晚來到。芳君就在枕頭邊把她這個新的動議提出。這若是平常什麼要錢或好玩的事。周國虞一定答應得很爽快。無奈這是調用朱成這樣一個小底下人。偏偏朱成又與其他底下人不同。偏偏又還是厲夫人新近賞識的。周國虞不由躊躇了一陣。淡淡的回答道。你要這樣一個小孩子做什麼。能幹的當差。外邊和我那邊有的是呢。那裏不好隨便揀一個。芳君不等他話說完。卻早已作惱道。怎麼這一點小事。你都不肯聽我的話嗎。周國虞即忙改換口氣。安慰她道。不是我不聽你的話。老實告訴

你這個小孩子是那邊那一位所喜歡的。恐怕她不肯。我又犯不着爲這點小事又與她淘氣。你知道嗎。芳君卻越發的不肯依道。好呀。你就這樣的怕她。我要調用這樣一個小孩子。爲了怕她。就拿釘子給我碰。可見得我們做小老婆的真不够人。又可見你的心是怎樣的把我不當人呢。說罷。不由花容變色。氣呼呼的喘將起來。嚇得周國虞忙又解釋道。我早說過了。犯不着爲這小事淘氣。何嘗是怕她呢。她的人。她喜歡的人。你又何必定要調過來。爲這個先與我鬧氣呢。芳君有意把兩眶眼淚擠得一滴一滴的滾出來。嚶嚶啜泣道。什麼是她的人。我只知道是向你拿工錢的。都是你的人。她用得。我也用得。你只准她用。不准我用。你不是怕她嗎。你不是誠心欺我嗎。這兩句話。說得周國虞啞口無言。只好暫作緩兵之計。敷衍着道。好了。不要氣了。明天我與她商量去。芳君道。這還不行。你一個男





子漢作着一家之主。這點事都沒權柄辦嗎。有什麼商量的。我要這個人要定了。本來我倒還不一定要爭到底。只因你說話太氣人。太把她抬得高。太把我看得小。我爲了爭這一口氣。倒定要作難你一回。你商量得通。商量得不通。我全不管。我只要朱成明後天就把鋪蓋搬過來。不准你掉槍花。若是真辦不到。你便休來見我。周國虞被她逼迫得無可如何。便就胡亂承應。先哄哄她破涕爲歡。再說。她聽國虞口氣還是含糊。又一半兒催促。一半兒替他畫策道。我教你個主意。明天你回到那邊去。不聲不響的叫朱成過來就結了。這有什麼商量頭。周國虞不便推託。只好又言聽計從的答應。她就是這麼乾脆着辦。但隔天走回那邊。卻又不敢如此冒失。便先向厲夫人掉槍花道。我也很愛朱成這孩子。念他年輕輕的正好造就。老擺在家裏做小當差。未免有些耽誤了他。現在我那辦公處裏。正



空下一個准尉差遣名額。我想把他調到處裏補上這缺。就留在那裏面我的辦公室內做些零碎事情。雖一樣還是當差。但准尉大小算是個軍官。多少可以替他掙點前程呢。厲夫人本看得起朱成。聽說與他補個准尉差遣。倒還樂意。但不願完全撒手。另想出一個道兒來說道。補個差缺。固然是好事。但何必定要搬過去。白天裏叫他跟你的車去一趟就行了。晚上仍然回公館。我知道。什麼衙門。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公事。別叫這孩子一個人到辦公處。仍和那般穿軍衣的廝混。再染上不少的惡習氣。周國虞一想。此時不好過於爭執。反而露出馬脚。也又含糊答應說好。過了一天。果然不費吹灰之力。在辦公處用自己處長的名義。給朱成辦了一道委令。親自帶回家給夫人看過。在一汽車裏就將朱成帶走。卻并不到辦公處去。逕來到灰麵胡同小公館門首下車。且不忙往裏走。叫朱成



從汽車夫座位旁邊下來。立在他身旁。細細囑咐道。你雖幹的是處裏的差事。但不必就去這邊。二太太缺少人用。你還是白天裏多到這裏來做事吧。晚上得閒。可還須常回到大公館那邊睡覺。鋪蓋不用搬來。不過二太太問起。千萬別說你還要夜間回大公館。若是大太太問起。也千萬別說白天是逕在這邊做事。只統統推說到辦公處去了就行。你記清楚了。不准你把話說錯。嗒嗒嗒。這是你的委令。你人放機靈些。我還可好好提拔你。另外還給你十塊大洋。作車錢。用完了可再向我要。交代既畢。方纔大踏步進門。朱成喜出望外。興沖沖跟在主人後面。一直跟到姨太太的上房。香玲正在剝百合做點心吃呢。那南邊娘姨也已銷了假回來。在那裏擦桌椅。朱成和香玲小別不過三日。但是朝思暮想。和隔別了三年似的。想不到慈惠的主人體貼下僕。恁般容易就居然帶了他過這邊來。



還給他一個小官兒做。此時興高采烈。渾身充滿着喜氣。兩個小眼珠子。只骨碌着偷望那三天未曾綬首的香玲姐姐。全不把他人放在眼裏。并還覺得香玲也在那裏眉花眼笑。皆大歡喜。忽然耳邊廂打了個大炸雷似的。從周國處口裏嚷開來。又見他和戲台上丑表功的三花臉一般。手舞足蹈。朝着芳君嚷道。你瞧不起我。說我自己作不了半點主。如今怎樣。朱成可不是隨便就帶了來了嗎。芳君卻冷笑道。這一點子事。也值得恁地大吹。少高興些罷。說不定還不知是掉了個什麼樣的槍花。才敷衍了這眼前也好。人是來了。算你有能耐。但我還有話須說在前面。人來了。就該長住在這裏。日後若槍花掉的不靈。雌老虎不答應。還要朱成這個人回去。我卻不管你爲難不爲難。是不放他走的。隨又向朱成問道。朱成。從今你撥到我這邊做事了。你願意嗎。你的鋪蓋帶來了沒有。朱成忙答道。



我願意伺候太太鋪蓋……周國虞搶着說道。他的鋪蓋講的很重新買一套罷。芳君笑道。我知道你不敢明帶他來的也罷。我用得人起。難道就賞他不起一副新鋪蓋。不要那髒舊的東西。等一刻我替你找一套罷。香玲。你把朱成領到廂房去歇一歇。有事我再叫你們。這句話。正如了朱成的心願。正想趁這時與香玲敘敘闊別的情愫呢。就連縱帶跳的跟香玲走到西廂房。看看沒有旁人。跳起好幾尺高。拉着香玲的手狂笑道。如今好了。我能早晚和姐姐在一淘了。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。難得機會這般巧。處長竟肯把我調到這邊來。隨即將周國虞時才囑咐他的話。都一一覆述與香玲聽。香玲也笑道。這是有緣故的。我把你我認兄弟的事。已回稟過我太太。太太很顧憐我。并也很疼愛你。所以才向老爺跟前要。求調你過來。所以老爺才想法子把你帶到。聽老爺的口風。這其中他還



瞞着那邊太太呢。我有點替你愁。將來那邊太太若是曉得了。問起來看。你怎樣回答。況且你若仍常到那邊去過夜。被這邊太太查出。也是不能答應你的。朱成不由焦急道。這卻怎麼好。還是姐姐替我拿個好主意罷。香玲道。這有什麼難的。只憑你的心好了。你的心若向着那邊的。你還是趁早痛痛快快的回去。你的心若真肯向着這邊的。那就索興住在這邊。不去答理那些。就是那邊太太知道了。你拚着不去吃她那份回頭草。她能把怎樣。我老實告訴你。年輕的人最要講究個有良心。這邊太太和我。是怎樣對你。憑你的良心說。你還不該死心塌地向着這邊嗎。好弟弟。你必須做一個誠實的人。不要耍滑頭。腳踏兩邊船。不掏出真心來對人。只要你良心放在當中。不辜負太太和我這番好意。誰都不會虧待你的。做姐姐的。尤其不能冤你。給你當上。我若是你的話。主意早已打牢。就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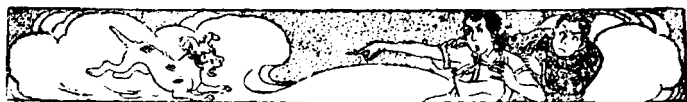


那邊太太將刀子攔在你脖子上。強迫你回去。也是寧死不走的啊。朱成被這一番話所激厲。衝動了當小豪傑的心性。便慷慨激昂的承應下。從此無論如何。是死守住在這邊了。欲知日後究守得住否。下回便有分曉。

卷 第十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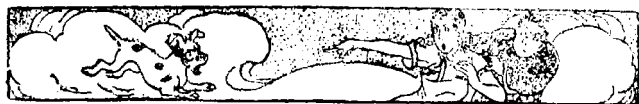
二六





第十三回 互認螟蛉可恨婆娘無出產 難爲蛤蟆坐看兒女結姻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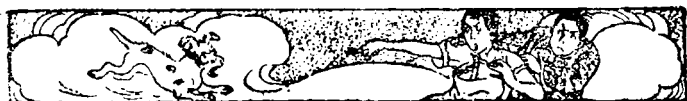
朱成這時歎了一陣。猛想起前番香玲送給他的一方小手帕。很鄭重的從貼身衣服口袋裏掏出來。對香玲說道。姐姐送給我這個做紀念。我一定寶貴收藏。但還有十塊錢的鈔票。夾在裏頭做什麼。我不能買什麼好東西孝敬姐姐。怎麼還好意思用姐姐的錢。況且我這一向有錢花呢。老爺今天還給了我十塊。統統交還姐姐。你花也好。你替我存起來也好。香玲一把推過去道。就擺在你身邊罷。這不算什麼。你和我更用不着客氣。說着。忽聽見太太已在裏面叫喚。香玲便拉了朱成又一同上去。卻沒見着周國虞了。原來周國虞與芳君說笑了一陣。自有娘姨伺候茶水。約莫消磨了半個鐘頭的時光。就先自走了。芳君這才吩咐香玲。揀舊的。可用的被褥。賞給朱成一套。叫他到東廂房開鋪。與舅老爺同住一所屋子。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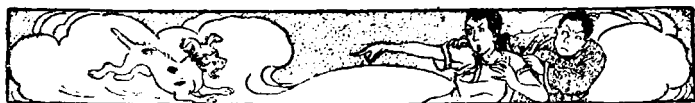
意思就是看得起朱成。不一定將底下人看待。所以不叫他看門的聽。差同睡在門房裏。同時又吩咐了朱成許多話。說你年紀還不大。人又聰明。將來說不定還有大出息。我這裏粗重的事。決不要你做。你只幫着香玲做些零碎事就行了。我很怕冷靜。家裏人又少。你來了。可以多熱鬧些。你只要懂好歹。好好順着我的意思做。別辜負了我這番心。我就很滿意了。沒事的時候。可以跟舅老爺學些字墨。學做一個上等人。別要儘出去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胡混。朱成嚙嚙連聲。唯唯從命。那香玲嘴很快。竟將老爺諄囑朱成的那些槍花。當面向芳君報告了個詳。而且盡并替朱成也說了許多好話。說他已打定主意。死守住在這邊。決不肯過去了。聽得芳君又是惱怒。又是歡喜。只冷笑着道。我早已看出來了。朱成。你真能替我爭這一口氣嗎。朱成便又指天誓日。表明一番。芳君這才渾身痛快。



只囑咐朱成放大了胆。硬幹到底。什麼事都有她担代。朱成只圖眼前哄她二人高興。自然都斬釘截鐵回答一個爽快。就此便糊裏糊塗的在這邊住了下來。成天只是陪着芳君說笑。或是悄悄的和香玲說些情話。日子絲毫過得不吃力。不覺就鬼混了四五天。一趟也沒曾回過那邊大公館。第四天上。周國虞來過一次。爲的是厲夫人曾經問起。朱成怎麼去了。就不回來。國虞有些恐慌。特來責問朱成。可又不便當着芳君發話。只推說是帶朱成上辦公處走一遭。他還沒曾到差呢。芳君明知是搗鬼。但有意要試試朱成。就任憑朱成跟了周國虞去。不加攔阻。這兩位出了大門。周國虞就立在中間汽車背後。嚴厲問了朱成幾句。朱成很抱委屈似的回答道。二太太一步也不放我走。我有什麼法子呢。老爺還是帶我回大公館去吧。這一撒刁。原是香玲預先教好的。當真就堵住了周國虞的



嘴。只索勉強笑道。你這傻瓜。就不會溜出來回那邊一趟嗎。得啦。今天你也不必隨我到辦公處。趁早去見見太太吧。見了面。留神說話。只說辦公處事忙。去罷。叮嚀妥貼。周國虞跳上汽車自去。總以為朱成照他的錦囊妙計回大公館去了。誰知那機警的香玲。躲在大門裏邊。聽了個一清二楚。等到國虞的汽車開走不遠。朱成在猶豫不決。慢慢騰騰踱着方步時。她早已飛步向前。一把將朱成拖住了。她又不說旁的。只連叫太太正在找你。快去見我們太太吧。朱成本有點不願回那邊。和怕回那邊去。再禁不住她一拖。便仍然跟着香玲回頭。周國虞這個槍花。又算是白耍了。香玲見了芳君的面。把門角落裏聽來老爺的話。和盤托出。但仍為朱成留些餘地。說朱成嘴裏雖強答應着。等老爺汽車一走。卻仍是回來了。芳君聽說朱成如此有決心。自然當面着實誇獎了一頓。等到退下來後。香玲



卻嚴重警戒着朱成道。今天是我特別顧全你。你要心裏放明白些。下回若再悶着頭就要向那邊跑。一點沒有主見。我可要從實告訴太太。不再幫你掩飾了。就是太太肯媽糊。我也不肯白饒你的。說得朱成毛骨悚然。只連叫好姐姐。多謝你。我下次不敢了。於是朱成更被她們監視得嚴。休想再越雷池一步。周國虞晚飯後從外面回到大公館。一打聽朱成還是沒回來。心裏好生惶惑。忙又折回小公館來問。芳君卻侃侃然把他這西洋景戮穿。說是我早猜透你又在弄鬼。大家來來來鬥鬥玄虛。冷不防我已把朱成叫住了。看你又還要變什麼戲法。但絕對不准你難爲朱成。周國虞弄得無可如何。便嬉皮笑臉的放賴道。那裏有這許多深奧的文章。我不過順便叫他到那邊去看一看。其實去一趟也沒什麼緊。不去也行。有什麼關係。芳君綑着面皮答道。不管有沒有關係。我只是不准他去。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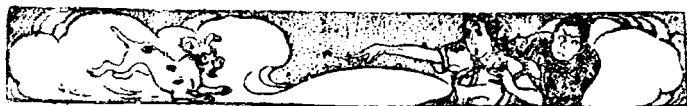
辯論的結果。不特朱成是去不成。連周國虞這一夜自己也沒走得了。那邊厲夫人見國虞屢次對於自己問起朱成時。嘴裏總是支吾。朱成又竟是一去不返。不免漸漸起了疑心。便追問得日見緊迫。這一日。逼得周國虞無詞可辯。只索硬着頭皮。從實招供道。是我帶到那邊去了一次。因為那邊娘姨請了幾天假。少人用。老二留他在那邊幫兩天忙。這一鬧穿。厲夫人赫然震怒。拍起桌子嚷道。我的人。她配用嗎。提都不向我提一聲。就把我的人帶到那邊去。你們眼裏還有我嗎。不行。不成。立刻就要叫他回來。嚷罷。便叫了李子興上來。派他馬上到那邊去叫朱成。我今天非要還這個人不可。李子興不敢怠慢。只好答應就去。厲夫人怒氣冲天。遏制不住。更與國虞大吵大鬧。硬說他是縱妾蔑妻。我想多用一個小孩子。你們都串通起來熬不得我。似此吵鬧不算。還把什麼臭婊子狐狸精死烏龜。



統搬出來罵一個不住口。罵得周國虞動了肝火。少不得也回頂她幾句。蹀蹀脚。到書房生悶氣去了。那李子興奉了夫人嚴命。立刻要叫朱成回來。一路走出去。一路合算着道。真倒霉。這種好差事。今天單輪着我。若這樣冒冒失失到那邊去叫。一定會白白討二太太臭罵一頓。人還是叫着。且犯不着爲了這個刻薄的厲太太。得罪那一邊。但回家銷不了差。這位厲太太又豈能輕輕放過。倒弄得兩面難討好呢。罷罷罷。還是放乖巧些。相機行事罷。信步走到灰麵胡同小公館門首。不敢冒昧進去。只賊頭賊腦的向裏面張望一下。看朱成在不在門房裏。誰知他今天運氣好。湊巧朱成正從裏面僅僅穿了一套新做的青灰色華絲葛棉襖褲。手裏端着一隻小飯碗。縱縱跳跳的走了出來。因爲香玲聽見外面有吆喝賣杏仁茶的。煩他出去買一碗。倒被李子興碰個正着。搶上前一把拖住道。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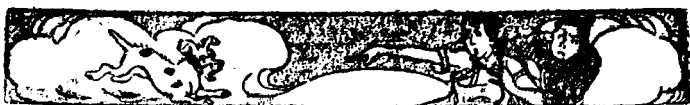
兄弟。太太叫我來找你。快跟我回去吧。朱成猛吃一驚。想逃轉去。已來不及。只好央告着道。也得容我進去穿一件長衣服呀。李子興低聲道。驚動了二太太。不是玩的小祖宗。走吧。就是這樣走吧。別叫我爲難了。於是不由分說。使足了氣力。緊拖着朱成的小胳膊。拔足便跑。朱成強不脫身。高喊了兩聲。又無人聽見。一下沒留神。一個小藍花磁碗也摔在地上。打碎了。看看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已跑出了胡同口。就再放大聲叫喊。也不中用了。不覺又萬分恐懼起來。不斷的哀求李子興。回去在太太面前替他說些好話。李子興喘着答道。我管不着。你也太抖了。看你這身樣兒。朱成聽出口氣。老李是嫉妬着他。定神想想。今天須得預備一番話答付太太。不然。逃不過這個關口。到底又算他有點鬼聰明。慌忙中也不知那裏來的急智。見了厲夫人。撲隴咚雙膝跪倒。哭哭啼啼的訴說在先道。自從老



爺猛的把我帶到那邊去。什麼人我也不認得。把我弄的稀裏糊塗。幾次要回來。都被他們扣住不許。今天不是李子興去。我還是走不脫的。所以急得我連長衣服都顧不得穿了。厲夫人本來是在發怒。被朱成這一跪一哭。心卻又鬧軟了。再見朱成哭得這般傷心。還以爲他真在那邊受了什麼大委屈。反而有些肉痛。偏偏這位周國虞又不識趣。在書房裏聽說朱成已回。恐怕朱成亂說話。又閃進來照料着。被厲夫人看見。一把無名火便全射到他老人家身上。反顧憐着朱成。而臭罵着國虞道。都是你這一個老渾蛋。辦的好事。你看這孩子委屈到這一步。我知道。準是那臭婊子的娘姨走了。沒有人做粗事。卻坑住我家這可憐的孩子。叫他當替工。可憐。我還沒捨得叫他累過一天呢。朱成。你起來罷。我不怪你就是了。不想周國虞聽了這段話不服氣。又來辯論道。誰要他做粗事來呢。老二也不



過是看得起他。叫他在辦公處下班的時候。到那邊請柳春圃教他一些字墨。厲夫人現出鄙薄的神氣。嘖嘖嘖的噓了幾聲道。別盡揀好聽的說了。柳春圃什麼東西。配教人家孩子嗎。你怕我就不會疼這孩子。不會設法使這孩子唸書嗎。好的我做給你看。今天我就收朱成作一個義子。好在我老了沒有生養。你那姨太太更不配生。我看朱成天性還厚。什麼乾的濕的。還不是一樣兒子嗎。從今以後。看誰敢再來支使他委屈他。隨後向朱成很溫和的說道。成呀。快向我磕三個頭。就叫我一聲娘罷。朱成此時正在一抽一噎的哭泣。一半兒雖是假的。卻另一半兒爲着離不開香玲。又也還似真。忽聽說平白地收做了乾兒子。太太發怒竟發出個乾少爺來。真是做夢也沒想到有這福氣。一時事不由己。只好再跪下去。磕三個頭。又羞答答親熱熱地叫了一聲娘。銷差了事。厲夫人含笑受了禮。剩



下點餘怒。又擺布着周國虞道。這乾兒子是我一個人的。沒有你的分。今天我不准他拜你。這句話聽得屋裏的男女僕役們。全都笑了。周國虞見她愈鬧愈不像話。心裏一驚氣。出門坐着汽車。尋芳君去了。芳君那邊。香玲老不見朱成買杏仁茶回來。向門房去問。聽差說沒見着。急了一陣。就忙告與芳君得知。芳君也覺事有蹊蹺。朱成是決不會穿着短衣開溜的。命香玲和娘姨聽差等全都出去找找看。胡同上下跑了若干趟。也沒找着。問問旁人。誰也不知道。香玲便急得只忍不住哭。芳君也有些焦躁。打算叫聽差找柳舅爺同到那邊公館去哨聽。恰在這忙亂的時候。國虞卻趕來了。進得上房。垂頭喪氣的只跺脚道。她把朱成抓回去了。真胡鬧。說你待他不好。她收了他作乾兒子呢。隨又將大概情形。東一句西一句也說了些。芳君不由也惱怒着。嚷道。也好。朱成既是周家的兒子。少不得我



也有份。她再狠些。總不能說我不是周家的人。勞你駕。快替我到那邊去。把乾兒子領來見見我這個乾娘。她不能把周家的乾兒子一個人霸住呀。我還有個主意。要與她好好的鬥一鬥。我這裏還有個現成的乾閨女。是小香玲。也好正式認一認呢。國虞聽了這話。身體忽的冷了半截。心裏頭只連叫着糟。原來周國虞娶芳君作小的時節。看看那同來的小香玲。是那種嬌小玲瓏的丰度。心中癢癢地早已存了一種癡念。以爲這個小可愛的人兒。這一來還不是準掉在我手心裏。出一批代價。娶一位漂亮的姨太太。還附帶一個小小的贈品。連將來的候補新姨太太。也包涵在內。這真是便宜不過的事。滿想等候上兩三年。等香玲長成人。可以收房了。只消好好與芳君商量。芳君想必不至於不肯。就算女人們大半怕分寵奪愛。但房間裏用熟的人。總比外面新來的人少一點危險性。況且小




公館也不必另外多設。仍擺在這邊作芳君的附庸。這邊三分天下有其二。實際上只有替芳君多加勢力。難道芳君就想不通這個理嗎。那曉得芳君本也會這樣想。只沒把他當主體。而輕輕換上了一個人呢。他身在夢中。這粒定心丸嚥得很暢快。有幾次也曾向芳君露過一些口風。雖說芳君很調皮。回答的話很不落邊際。但國虞以爲時機尙早。究非眼前亟務。大可等將來慢慢再說。橫豎這個小丫頭跑不了呢。平日到芳君這邊來。這新的意中人香玲。常常在旁邊伺應着。本自開胃得很。更毋須耽什心事。不料如今平地一聲雷。太太們鬧警扭。搶着認螟蛉發洩怒氣。因乾兒子而引起乾女兒的風潮。設若香玲真的一聲乾爸爸一叫。名分一定。怎好再把她收房。豈不影響到癩蛤蟆嚙不着天鵝肉。將一場心事付諸流水嗎。正在啞叭吃黃連說不出苦。只暗暗痛恨這兩個不成器的婆娘。



破窰裏沒有出產。卻盡會認現成不費力的兒女。與我這老頭兒瞎搗亂。更不料芳君咄咄逼人。一步緊似一步。又繼續嚷道。我索興還將這一對乾兒女。訂下婚約。結爲夫婦。教這雌老虎等等看。這乾兒子究竟向她還是向我。這辦法一宣布。更把個周國虞急得暗暗叫苦不止。又非常的自加懊惱。他這次無端把個朱成弄到這邊來。原不過是不忍拂逆芳君的意思。并沒想到會惹起這樣重大的變局。若是早知道朱成與香玲發生過那段秘密戀愛。以及自己姨太太也根本上變了心。他必然決計不肯放朱成過來的。此時自己因爲曾經引狼入室。把自己的好事弄糟。眼見得平日魂思夢想十拿九穩的一個新寵。會被朱成這小奴才輕輕搶過手去。而這一塊好肉。會掉在這小奴才口中。表面上還有難言之處。不便以主人的身分。出頭與這奴才而兼義子的朱成。來爭一個女人。徒然把



一個近年來美滿甜蜜的好夢。從一陣罡風裏。吹得稀爛粉碎。泡影俱無。他這一時所感覺到的酸楚和憤懣。真是痛苦萬分。越想越不是味。不由臉上紅一陣白一陣。再也忍捺不住。突的跳了起來狂叫道。什麼玩藝。你們也太胡鬧得沒有邊了。這個要收乾兒子。那個養着要收乾女兒。又還要替乾兒乾女拉攏親事。簡直是愈鬧愈不像話。徒惹外人說笑。我周國虞就是前生今世作多了孽。應該絕子絕孫。便老老實實讓他絕好了。爲什麼還要這般胡鬧。丟我周家的臉。他這樣越說越氣。氣得差不多要哭出來了。芳君此時卻也另在一種氣頭上。見周國虞倒忽然先翻臉發起怪脾氣來。猶如火上添油。氣上加氣。不由也更氣得嬌軀簌簌的抖。大哭大嚷的鬧起來道。好嗎。你倒先給我下不去呢。什麼叫做胡鬧。還不是你的那位雌老虎先鬧起頭的嗎。她做得初一。我便做得初二。她可以收乾



兒子。我更可以收乾女兒。一般都是人。難道只許她做不許我行嗎。況且香玲是我的人。當初我進你的門。字據上并沒寫着連她一起賣給你。我如今愛將她許配誰。就許配誰。你可管不着。要發脾氣。到你那邊發去。別要只會單欺負我。我雖是你花錢買來的。但不合式時。開我娘女二人滾蛋好了。盡找我做你的出氣筒。可不行。至於你家絕子絕孫。更不是我一人的罪過。乾兒乾女結親。他們究都是外姓人。不算什麼笑話。又那裏丟了你什麼臉。你若嫌棄香玲。不當配你的乾閨女。我一個人認就是你的寶貝臉。還是好好的。用不着來瞎找錯。周國虞在這盛怒之下。將平日涵養工夫丟了罄淨。被芳君這幾句話一頂撞。怒不可遏。不覺順便伸出手心。把桌子一拍。拍出極重的響聲來。這真是他歷來未有的頭一遭。敢向心愛的姨太太如此動怒。不由也使芳君一時怔住。且看他再跳出些什

麼來。留待下回詳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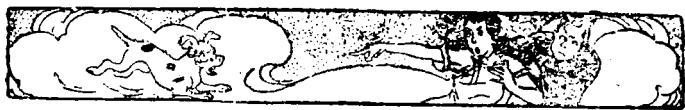
卷 第十三回

11031

怒 第十三回

一三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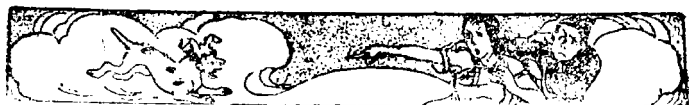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十四回 拂袖相爭 偃依共命 量衣有待 寄拜成行

話說周國虞破天荒敢在姨太太面前拍桌子。那真是氣得過火了一拍之後。紫漲着一副臉。有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繼而想想。總還得發作幾句。便放聲亂嚷道。怎麼我不願意的事。就說也不能說嗎。你是個渾蛋。懂得什麼。芳君怔在一邊。見周國虞今天新記錄造得太多。既拍桌子於前。又破口罵渾蛋於後。眼看他還揮着拳頭像要打人。起初乍被他恫嚇住。幾乎有些怯陣。及慢慢定神一想。反了呀反了。從來沒有的事。如今都有了。在此緊要關頭。實是屈服不得。若就這樣慣壞了他。往後豈不要天翻地覆。全是他的世界了嗎。不成。非與他大幹一下。不可。不能隨便長了他的脾氣。滅了自己威風。一時柳眉倒豎。杏眼圓睜。不顧一切。一頭闖過去。就與國虞拼命。口中也不住的哭鬧道。好呀。你罵我渾蛋不算。還要想打我呢。



我做了什麼錯事。丟了你什麼臉。你要這樣對待我。那末你就打打試試吧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順手將周國虞當胸一把衣服揪住。歪着一個腦袋祇向他心頭亂撞。周國虞被她那一糾纏。又急又氣。又到底不敢就打。只亟叫着道。你……你這是個什麼潑樣子。豈有此理。簡直你倒先打起我來了呢。叫了一陣。意思是想掙扎開去。不免就使勁推了芳君一把。芳君身子向後一顛。抓衣服的手卻還是未放鬆。便幾乎把國虞也一同連帶扳倒。國虞心裏一慌。轉過手來挽住芳君的纖腰。順便也好把自己身體立穩。於是兩口兒扭做一團。手慌腳亂。碰得屋內棹椅東倒西歪。響聲四起。活像個拚死苦鬥的情景。幸虧娘姨和聽差的聞聲進來拉勸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。一人拉住了一個。這兩口兒也便藉此落蓬。各人放鬆了手。各就座位。國虞雖還是渾蛋渾蛋的亂罵。但究已氣餒了許多。聲音已沒有方



才激昂嘹亮。芳君卻還是聲勢浩大。一味呼天搶地的大哭。國虞聽不入耳。歎口氣立起來就走。并還咕噥着道。我真沒有工夫和你這渾人多說。芳君餘勇可賈。跳起來又追上前叫道。不行。不許你走。我渾不渾你不用管。我是那麼辦定了。你快把朱成交還給我。萬事罷休。周國虞加緊了脚步。似敗陣潛逃一般。早已跳到天井外邊。看看芳君已是追趕不上。就又半途立定。再回頭說幾句道。我由你們鬧去好了。旁的我管不着。說罷。拍了拍身上灰塵。拉了拉衣服上的縐跡。便當真的溜之乎也。芳君追到門邊。被娘姨攔住。也只好遙遙相對的答話道。你不管我自己也會辦。你以為我就當真找不着朱成了嗎。說罷。轉身入內坐定。便叫聽差老王快找朱成去。老王嘴裏雖答應着。只是一步也不肯動。她也明知老王沒有這大本領。敢到那邊公館叫人。便又問柳舅爺那裏去了。打算要叫柳春圃



來設法。誰知柳春圃當聽着她兩口兒吵架的時節。早已溜了出去。不來管這份麻煩。芳君氣得乾罵了春圃幾聲。便又問起香玲。原來香玲平日當她兩口兒小有爭吵的當兒。總肯嘻嘻哈哈。裝小孩子腔調。從中把她兩口兒說笑了完事。今天無奈是多一半爲她的事爭吵。這件事又總不免教女孩子家有點羞答答的。再加之朱成被那邊扣住作乾兒子。日後見面恐怕更難。心坎裏所巴望的喜事。又是這樣風波起於平地。明擺着是老爺不贊成。還不知老爺是存的一份什麼心。因此有十七八個吊桶。在心口亂翻。拿不定是凶是吉。是禍是福。自己憂傷煩悶。還來不及。更那有閒心來勸她們的架。就也獨自躲到西廂房裏。拚一個不聞不見。此時芳君喚她。垂頭喪氣。懶洋洋踱了進來。很悽慘很嗚咽的叫了一聲太太。忍不住早滾出兩顆晶瑩的淚珠。掛在蘋果般的粉頰上。芳君見了。十分



憐惜。伸手一把拖到懷裏。似撫抱小孩子一樣。差不多已抱起來。坐在芳君的膝頭上。并低着螓首。度過櫻唇。去親香玲。她那藏在自己懷裏小腦瓜上的秀髮。用溫和柔婉的語氣。輕輕安慰着道。好阿凶。你不要心裏難過。無論他們怎生欺負我娘女兩個。我總要爭下這口惡氣的。阿凶你聽見嗎。那邊和我賭氣。已收朱成作乾兒子了。這也好。他們抬高了朱成。朱成一樣也就是我的兒子。我很放心。不怕朱成不向着我。我還有個你呢。阿凶。我對你明說了罷。我向來真不知如何歡喜你。你簡直就如同我的性命。就見我喜歡朱成。也無非是因你而起。因爲你愛他。我才看得他起呀。如今朱成既做了乾少爺。你我娘女本向來關係很親密的。你更可以做乾小姐了。阿凶。我已和那老東西說過。要正式認你作女兒了。你我娘女雖本來就同親骨肉一般。不在乎今天認一認。我早已當你如親生女。



兒看待了。不過趁朱成這個好機會。我替你細細打算過。乾閨女的名分。正正當當的宣布一下。恰巧和朱成在一個時候站在同一地位上。緊接一步便可將你二人撮合在一起。豈不是天設地就的一對好夫妻嗎。我疼愛你。要使你終身有靠。才能了卻我一番心願。做周家的女兒。尚不算稀奇。選一個好夫婿。像朱成這樣可愛的人。阿因。你一定還稱心吧。你不是真稱心。我也不會硬作這個主的。如今我意思很堅決。無論那老東西和那一邊怎麼樣。我一定要這樣辦到底。阿因。你不要只顧傷心。該怎樣辦的。我和你應該打起精神來細細商量。你還這樣委屈點什麼呢。說着。又伸手來扳香玲的下頰。盼望她仰起面來有個明瞭的回答。香玲到底是女孩子家心性。究有些怕羞臊。便使勁將小腦瓜向芳君懷裏亂鑽亂躲。并緊閉起一雙秀目。呢喃着說道。我沒有什麼委屈。我是太太的人。太



太待我好。我不是不曉得。我的事都請太太作主。就是芳君竭力將香玲躲閃的面龐。用雙手托起。迭連的再湊近櫻唇去吻她。那淚痕滋潤的雙頰。更臉貼臉徐徐說道。我是應當替你作主的。但往後不許你再叫我太太了。乖阿因。你就叫我娘罷。先叫這麼一聲。教娘歡喜歡喜。過一天。娘還要大大的請一次客。當着大眾面前。承認你是我的女兒。那時。還得鋪着紅毡子。朝我好好的磕三個頭。我也還得另外再宣布一件事。也就是那件你和朱成的終身大事。你看好不好呢。若是好的。你應謝謝我。今天就先叫我一聲娘。乖阿因。叫捏。叫捏。香玲聽了這段話。感激肌髓。不覺將害羞的念頭打斷。慢慢睜開兩隻淚眼。亮晶誠摯的凝視着芳君。很軟媚的叫道。娘。娘看得起我。教我這樣叫。我就照娘的意思叫了。娘。親娘。女兒的親娘。你的可憐的女兒。從今有娘了。有娘可憐兒了。說着。天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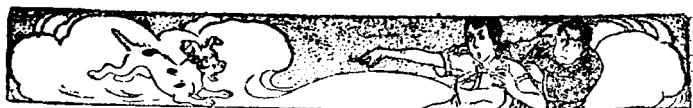
上動了極大的傷感。淚點似珠串般迸落下來。竟潤濕了兩娘女兩張素靨。芳君也流了點眼淚。緊抱着了香玲。一聲聲的答應。隨又親口吮着她那紅腫的眼皮。半哭半笑的說道。娘幸苦了半輩子。只掙下你這般一個可愛的女兒。娘女倆都是苦命的人啊。娘現今是沒有多大的希望了。但盼你和朱成將來很好。也就不辜負娘這番苦心了。隨後娘女倆就是這樣相偎相抱的。細語了兩三個鐘頭。瑣碎的話。彼此全都陪了不少的淚雨。直說到雞聲報曉。窗外已透出點魚肚色的曙光。才肯上床安歇。并且香玲不曾回西廂房去。順便就陪着新認的娘一頭睡。真說不盡那種慈愛親密的情景。不料還未睡熟。耳邊又被一陣拍門的聲響驚醒。娘女倆齊聲問道。是誰呀。門外剛答應了一聲是我。卻又另聽見娘姨也在門外叫喊道。太太開門罷。朱成回來了呢。香玲耳朵尖。也早已聽出。忽的就跳



下了床。將房門打開。朦朧中睜眼一認。可不就是朱成嗎。一陣狂喜得如拾回一件至寶。連忙掉轉頭向床上剛剛坐起的芳君叫道。娘真是他回來了呢。隨又向朱成笑道。你怎能够回來得恁般早。朱成不忙回答。且先鑽進屋裏。又望着道。太太呢。芳君忽的將床前的屏風一掀。冷笑道。朱成。你怎麼啦。你巴上了那邊的高枝兒。作了那邊的乾少爺。如今卻還冲着我叫什麼太太。好少爺。我是不配作太太的。闖人家裏的少爺。比姨太太還大。少爺是主子。姨太太是奴才。你叫我太太。還是挖苦我呢。還是要折煞我呢。朱成沒防到有這頓劈頭蓋臉的奚落。只弄得瞠目結舌。不知怎樣回答。還是香玲不忍忒窘他。代爲解圍道。我平夙說你傻。你不服。可你到底是傻嗎。你如今既在那邊得着了少爺身分。還冲着這兒叫太太。也失了你自己的體統呀。若你是聰明的。既能叫那邊一聲娘。這邊又那



一點待你不及人家。難道你就不能也叫娘嗎。芳君卻搶着說道。得了罷。他不叫。也許是我不配。然而我也希罕他叫呢。朱成被香玲的話提醒。另有他鬼聰明的應付。且不忙先叫。反淡淡的回答道。哦……爲的是這。我正爲此事一大早起快溜回來商量呢。昨天李子興硬把我抓到那邊去。差一點沒把我急死。不料她們出新鮮花樣。要逼我做什麼乾兒子。我惦念着這邊。灼急還來不及。那還有心思去做這不相干的少爺。老實說。我寧肯在這邊做一輩子死奴才。與我的姐姐常在一塊。只有太太和姐姐是真疼我呢。她們不過是鬧着玩。拿我這窮小子尋開心。誰當她是真的。所以我好容易熬了一夜。今早趁那邊還沒起來。就趕急溜回來告訴姐姐。你看我還是這一身短棉襖。就可想見我那急于要逃回來的心思。是何等要緊。如今我沒有別的說話。我也不會什麼花言巧語。只請太太明白。



吩咐我該當怎樣。我就怎樣。橫豎我是寧死不肯離開這裏。太太若是不替我作主。她們再要來抓我。我就拚了這條小命。死給她們看。請她們另外找好的乾少爺去。我才不配呢。既然我不配。又本來我沒承認。又絕不是這邊太太封的。我怎麼能够胡亂就叫太太做娘。太太剛才的一番話。真冤屈死了啊。說罷。放聲大哭。哭得好不酸心。芳君本只是故意扳差頭作要的。被朱成這套見人便哭的不二法門一鬧。又辯訴得那樣又甜又巧。越發當朱成是真心真意。便急忙安撫着道。傻孩子。我是試試你的心的。幹嗎就急成這樣。得啦。不要哭了。我早已替你想好了法子呢。憑你這樣有良心。我也是早有此意。要收你作兒子的。如今不妨將計就計。那一邊既認了你。你落得承應下來。彼此都是周家人。自然你就是我的兒子了。橫豎我是真疼愛你。你也懂好歹。肯真向着我。這不是現成的好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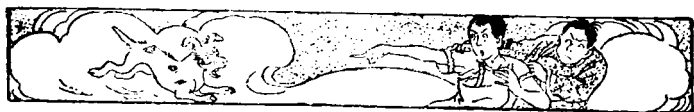
會嗎。我再告訴你一樁喜信。香玲我也收做女兒了。你們恰好一對。我的辦法還多着呢。朱成聽到這。慢慢將手背擦乾了。那哄人的眼淚。裂着嘴。傻笑起來道。我不曉得。原來姐姐已做了小姐呢。我應當向姐姐道喜。但是姐姐你也不對。剛才你話中爲什麼也太太太的稱呼着。不明明白白的叫娘。虧你還責備我呢。香玲也笑道。你的嘴卻恁般厲害啊。但剛才娘還沒對你說穿。自然我須順着你的口氣稱呼太太呀。好兄弟。閒話少說。娘既然也認你做兒子了。你該好好磕頭。并親滴滴的叫娘。朱成又道。應該的。但我還得說明。這并非爲了那邊的緣故。是單另順着姐姐和這邊娘的意思辦的呀。說罷。果顯出叩頭虫的本色。對芳君恭恭敬敬磕下頭去。并親親熱熱甜甜蜜蜜叫了一聲娘。隨後又明目張胆再拜過香玲。堂而皇之大叫其姐姐。香玲紅暈着一副臉。還禮不迭。芳君卻嘻笑着。



道。這孩子真多禮。你二人不已在屋子裏拜過了嗎。但拜我還須另作計議。我要認兒子。卻不能像人家隨便那樣媽糊說着當玩。今天這一拜。不能算數。回頭我要叫春圃寫帖子請客。後天下午。在我家裏開個很熱鬧的宴會。多請些親友來。照規矩。還得燒上香。擺上供。點上大蠟燭。鋪上紅毡子。叫你們挨個兒先拜天地祖宗。後拜我與你們的爸爸。使親友們從旁參觀。成一個正式的禮節。那才正大明分呢。到那一天酒席筵前。當着大眾。另外我還有句要緊的話。也得說說。總之。娘和兒女們。大家心換心。我爲你們用的心也很深的。成呀。你聽我的話。今天仍然回到那邊去住。若無事人一般。不要走漏半點風聲。到了後天一早。你就趕快再溜了過來。等到行過大禮。我的話也對親友說明。就不怕再有什麼波折了。朱成一一答應。稍坐了一會。吃了些早點。芳君就催朱成仍走回那邊。朱成依



依不捨。退到外面又與香玲說了些話。忽的芳君又一齊將他二人叫了去吩咐道。我又想起一點事。後天是大喜的日子。應該替你們各做一套新衣穿著見客。等一會我帶阿囡到瑞蚨祥去扯衣料。替成兒趕一套青緞子團花馬褂和藍緞子弔駝絨裏的夾袍子。阿囡也得另做一件新的金花軟緞旂袍。再配兩樣首飾。日子雖太急促。加倍出人工錢叫李鉄拐斜街甯波郭裁縫連夜的趕做。也還來得及。阿囡你記住。將成兒的舊袍子尺寸記好。交給裁縫。免得做起來不合身。上回的夾袍子和棉襖褲。不也是郭裁縫做的嗎。因爲臨時現定的尺寸。嫌大了一些。這回照樣式修改一下。香玲很高興的答應着。拉了朱成到西廂房。將昨天未來得及穿的夾袍。細細用尺量過。又教他穿上。看看有什麼應修改的處所。全教朱成用鉛筆記在紙上。并說道。你就穿這袍子去吧。一身短打太不像樣。跑



來跑去也怕凍着。隨又在送朱成出門的時節。再三叮囑後天早些回來。不要教娘和我盼望着灼急。朱成答應曉得。那一邊絕摑不住我這個人。的就悄悄仍走回大公館。果然半句口風不漏。今日補說厲夫人那一天。把周國虞氣走以後。留朱成在上房裏。又說笑了些時。有一個老媽子。成心嫉妬朱成。忽的指着朱成笑道。喂。喲。乾少爺。你這身新棉襖褲。真漂亮。那裏做的。朱成紅着臉答道。是我積攢下點錢。自己早就做得了。幸而厲夫人沒多追問。只另說道。你的長袍子呢。若是在那邊。明天去拿回來。若見了那姨太太。你就叫她一聲姨娘。也不要緊。但不准在那邊多玩。若怕她再扣留你。我叫李子興陪你去。你也可老實給她講。我是乾少爺了。你管不了我。就是與她吵起來。也不要怕。萬事有我呢。孩子。第一要放大方些。不要再那麼胆子小。不中用。朱成微笑道。如今我不怕了。用不着李子



興與我作伴。我只要一說我已不是小當差的。她們再扣住我幹什麼。厲夫人也笑道。你這小東西。嘴倒強呢。從今天起。要好好自知愛重。像一個少爺樣。門房裏的鋪蓋。快挪進來。睡到客屋那個小套間去。賬房伍師爺若有空。煩他也教你一點書。難道他就不如柳春圃那小子嗎。好好的學。我還想送你上學堂呢。朱成稱謝不絕。直在上房裏吃飯談天。談到半夜才去遷移他的宿所。準備一早仍溜回灰麵胡同。及由灰麵胡同再轉來。居然兩邊搗鬼。都能應付適宜。又只靜候後天的局面了。後事如何下文自見。



第十五回 賀喜筵又來撮合 辦公處如此安排

這裏且說周國虞那天在兩面公館內都觸了一鼻子灰。裝了一肚子氣。滾出來後。便兩面都沒會回去。大概是在外面打了一天兩宿的牌。消愁解悶。第三天去到辦公處。忽然接着芳君一個電話。叫他明天下午務必來一趟。有什麼話。好慢慢商量。不要盡鬧脾氣。明天你若不來。往後就永遠別來吧。話雖還有勸兩語。語氣卻已柔順。周國虞不知芳君另有布置。還以為爲這事尚有商量的餘地。便也很溫和的回答道。只要你們不任性亂來。誰又愛生閒氣。明晚我准來吃晚飯好了。就是今晚。我也沒有多的應酬。芳君道。今晚我有姊妹淘裏請我。你還是明晚一准來罷。什麼叫着任性亂來。我總會對你講清楚的。犯不着生那麼大的氣。本來都是些小事呢。說罷。電話掛斷。周國虞也明知硬鬥不行。打算明天再費些唇舌。用一



種緩兵之計。來慢慢挽回這個局勢。到了這天午後。芳君又輾轉打電話把國虞找到。叮囑他務必等到下午六點才趕來。早了她不在家。遲了誤卻開晚飯的鐘點。她卻不候。國虞只好恭順聽命。十分小心的守着鐘點信約。按時到家。恰好不遲不早。下車進門。就見門首停下許多汽車和包車。又聽看門的老王說。二太太今天請客呢。請女朋友吃飯看牌。本是常事。國虞也還不在意。進了院落。又見正房裏門戶大開。裏面正當中陳列着一張供棹。棹邊繫着繡花大紅桌圍。棹上點着香燭。屋子裏還聽得一片鶯鶯燕燕之聲。料想女客來得不少。他這才詫異起來。今天有什麼大事。值得如此舉動。急忙踏進去。要想問個究竟。那娘姨受了錦囊妙計。早在門邊候定了他。一見了他的人影。就忙吆喝着老爺回來啦。芳君同着一般密友。急從套間屋內迎了出來。將他攔住道。大家等候你半天了。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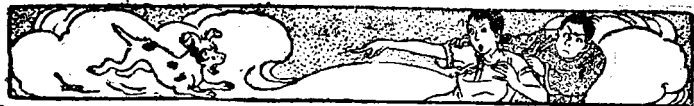
間不早。就叫他們來行禮罷。他見這行禮二字。情知中計。是那件事發作了。忙截住問道。什麼事行禮。我一點都不接頭。芳君卻不理他。反大聲向套間裏呼喊道。成兒和阿囡。快出來拜見你爸爸呀。一聲剛喊完。又有幾位女客簇擁着一對璧人兒出來。可正是朱成和香玲倆。朱成穿着新的長袍短褂。真似一個富家公子。香玲作女學生裝束。頭上雖依然梳着辮子。卻紮着五彩絲線根。另繫上個粉紅色蝴蝶結兒。和拖着兩條錦帶。在一件金花巴黎緞旂袍下。又登了一雙挖花高跟皮鞋。花枝招展。出脫得更見豔麗。就在這人聲嘈雜中。不由分說。大眾將國虞扶定。受了這一對兒女拜見的大禮。耳邊還聽出一種嬌滴滴的聲音。從香玲小口內吐出。明明是一聲爸爸。國虞和做夢的一般。只在那大紅毡子上不住的蹣脚。暗想完了呀完了。這爸爸二字。便將我一切願望都斷送完了。要待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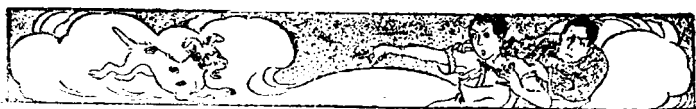
白否認。無奈事情來得太奇突。猛不隄防。吊在這四面包圍的陷阱中。大禮既已受過。人多口雜。絕不容他說話。急切中焦躁得心亂如麻。即使能說。也說不出什麼。難道還能在這緊要關頭。對來賓宣布。我不同意。不要這一雙乾兒女嗎。及至喘息稍定。一心想發作幾句。責備芳君不該如此。瞞着他大幹行爲。有點近於脅迫。不料衆來賓緊接着又大大起鬨。一個個搶上前來。鞠躬唱喏。朝他賀喜。照禮節是該當還禮的。又難道還好意思鬧起來。開罪客人嗎。何況又盡是些女客。更須要放斯文些。來應對呢。眼見得乾女兒的寄拜。是大禮告成了。許多朋友也證明這件事了。無論心裏怎生不願。反對也來不及了。鐵青着一副臉。笑不得。哭不得。既痛恨芳君不該惡作劇。耍弄他。又深惜香玲這樣一個可人兒。從今絕了希望。幾次三番。總覺於心不甘。想另扳一個差錯。於芳君尋釁。偏偏芳君更乖。



巧不過。知道他今天這場氣苦不輕。忒逼狠了傷及感情。也不甚好。好在自已已佔勝利。事情也辦妥了。不如先設法哄他喜歡過來。使他心甘意服。永無反悔。也免得再淘氣。便笑吟吟的拍着他肩膀道。怎麼啦。添了兒女。開心得有些傻啦。許多好朋友都替我們忙。還不謝謝大家嗎。國虞撇着嘴。只是不肯作聲。芳君便又笑道。好了。別裝腔了。我告訴大家罷。你是有點不願意的。你憑什麼理由不願意。我雖不深知道。或者知道些。我不便說。但我這番苦心。又有誰曉得呢。我做了你們周家人。已經兩三年。眼看你樣樣都順緒。就只有一點缺憾。還沒有添後代。我肚皮不爭氣。你那位正宮娘娘也不見得能幹。把你家這樣傳宗接代的大事。耽誤到如今。我真千分萬分的難過。平日求了許多神。許了多少愿。又都不靈驗。沒奈何。我才出下這個笨主意。先收個乾兒乾女。冲冲喜。或者真沖動出一個



嫡親的兒子來。也未可知。我們女人家總有些迷信的。而且也是極平常的舉動。并沒什妨礙。如今收乾兒女的人家。不多得很嗎。你們男子漢頂開通。不以這些奶奶經爲然。但念在女人用的這番癡心。無非還是爲的你周家。你又何妨媽糊些。彼此哄一哄。開開心。湊湊鬧熱。難道這一點小事。你竟板定不依我嗎。再者朱成這件事。還不算是我先鬧起頭的。香玲又本已和我的女兒一樣。我想想。我并沒曾荒唐亂來呀。今天是喜日子。朋友都替我們高興。你何必還要與我驚氣。可憐我難得快活這麼一天。你都不肯讓嗎。就是我鬧這場小把戲。也無非是念着你成年很辛苦。故意弄點玄虛。想逗引你也快活快活。夫妻們難得鬧着玩。你好意思要和小孩子一樣認真紅臉嗎。她這一席話。是何等委婉曲折。正大堂皇。教國虞如何能反駁她。況且事已至此。氣苦已是無用。人們對於失望的事。在



將失望而未完全失望的當兒。誠屬萬分難受。若真果絕望。反因而快刀斷麻。漸漸可以諉諸命運。自行排遣。再經芳君輕輕一哄。便已有一半兒軟化。下餘一半。更有湊趣的女客們。紛紛解勸。都說周太太立意不錯。周先生也不是那樣不知體諒女人的人。也就爲了衆人起見。軟化了一個罄盡。不一會。擺上筵席。芳君定要拉國虞入座。乾兒乾女輪流執着酒壺。上前來替爸爸敬酒。酒到半酣。芳君又立起來對大衆宣布道。今天還有一件事。就是我這一雙乾兒女。其實都是外姓的人。我爲他們長遠打算。不如更進一步。再訂成婚媾。將來他們就可以永遠在我身邊了。一舉兩便。今天也就是他們訂婚的日子。請衆位大家都賞光作個媒證。宣布既畢。女客們全鼓掌如雷。都搶着要做媒人。也有嘖嘖稱羨。說這一對真是天造地就的良緣。難得周家福氣好。兒子女兒媳婦女婿一天都全有了。



少不得又紛紛致賀。鬧熱得十分盡興。周國虞既不反對認兒女了。這進一步的訂婚。更是意料中事。說不出反對的理由。只好裝聾作啞。讓她們鬧到那裏是那裏。可謂完全屈伏於芳君裙帶之下了。那朱成與香玲二人如願以償。正應歡喜。也顧不得害羞。隨着衆人擺弄。又雙雙向乾父母拜了三拜。謝過賜婚的恩典。接着再向來賓致謝。兩小口兒也相對一鞠躬。芳君看在眼裏。最是暢快。便又對國虞說道。你看這兩個小東西。並肩立在一處。何等惹人羨慕。惹人疼愛。就是不談什麼乾兒女的話。單替他們成就這段好姻緣。也是一番功德啊。周國虞此時私心暫祛。良知發動。便也暗暗點頭贊嘆道。到底年輕人該與年輕人配夫婦的。芳君這件事。倒也還辦得合理。須臾席散。女客們免不掉還有點門牌的餘興。芳君爲要挽回國虞愠怒。定要拉他入局。八圈打完。又相聚談了些閒話。芳君道。



這兩小口兒婚事雖訂。目下尙不須忙着結婚。且先替成兒求些教育。等上三四年。他有本事能自立了。結婚也還不遲。隨又正色向國虞說道。還得勞您駕。對你那夫人說一說。乾兒子固然她也喜歡。但我這番舉動。也是出於好意。請她不要度量小。成心爲這個與我鬥氣。反教成兒兩邊作難。她要知道。成兒既是周家人。兩邊的娘便都該認。兩邊公館他都好隨便走動。誰也不應該霸住他。鬧笑話給外人看。國虞尙遲疑着。偏又有兩位好事的女親眷。出頭拍胸道。這話說得對。你們放心。待我到那邊調和疏通去。包她沒閒話說。國虞巴不得有人來替他疏通。便當面多多拜托。朱成在未疏通好以前。自然仍留在這邊。後來那兩位女親眷果到那邊大公館與厲夫人原原本本一說。厲夫人雖惱恨芳君不該硬行作主。背了她將朱成騙過去提了親事。但也是禁不住大家橫勸豎勸。乾兒子又



究是自己提頭先說起的。不便爲了芳君追認於後。自又反悔。又加之這乾兒子原也不過說着玩玩。究不比是自己親生的。訂那一家親戚都成。也犯不着多爭執。便胡亂答應下。就是這麼辦罷。但芳君要了她的面子。擅敢自行請客舉行認子典禮。她還有點不肯干休。定要芳君自帶了香玲過來向她道歉。她才肯全部承認。不然連朱成也聽他的便。不必再來找我了。那兩位女親眷做好做歹。把調人做到底。特在另一地方請厲夫人和芳君都來赴宴。一樣再點着香燭。由芳君領了香玲來。補行一個典禮。叩拜叩拜她的大娘。連朱成也重新拜過。厲夫人這才沒得話說。但從此對朱成未免心冷了些。不大愛再多問。朱成便樂得多在芳君那邊常與香玲盤旋。不過朱成畢竟很譎詐。遇見了厲夫人。仍是叫娘叫得很親熱。并極力在小節目上阿諛奉敬。不肯盡失卻厲夫人的歡心。厲夫人也



就不事苛求。任憑朱成自由來往。伍繩秋和柳春圃兩個人也與朱成甚是交好。得便都搶着教他讀書認字。朱成人小心大盤算。過到文學學校去求學。總是來不及了。不如仍從軍界一條老路上求發達。託伍繩秋代他寫了封信給周五爺。報告過認義子一段事情。尊稱五爺一聲五叔。并懇求五叔栽培。仍在軍隊上安置他一件事。以圖上進。伍繩秋順便也附了一張信紙在裏面。問周五爺近來安好。旅長想已榮升。辦公處的事。請成全到底。碰巧柳春圃也來到。看人家求差使有些眼熱。也要加一頁紙。求五爺在辦公處也派他一份職事。三張信紙裝在一個信筒中。由朱成掏錢掛號付郵。信剛發出。就聽見乾爸爸說起。五叔果已升了獨立旅旅長。他們天天盼望好音。到第五天上。果然河南有三封掛號信來到。朱成伍繩秋柳春圃各接着一封。便是周旅長的回信。一律都承諾了他們的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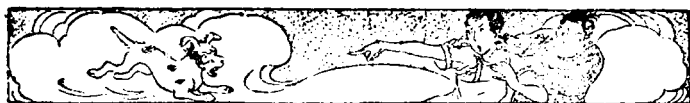


求。可是信上未提明派委何種官職。只說有個畢參議不日來京。公文委令。即交其帶來。一切都可與那人面洽。其中回復朱成的一封信。言詞稍爲多些。很寫了幾句慰勉的話。并說好好在京孝順親長。勿須來豫。在京也一樣可以兼本旅的差事。稱謂上又居然還叫他賢姪。函後并寫個五叔手示。朱成和柳春圃見了都很高興。惟有伍繩秋還是不大暢快。因爲他希望的是個處長。回信上未提明。有點像是敷衍。大約處長是弄不到手的了。旁的挂名閒差。卻非他的本願。又過了幾天。那畢參議已經來到。代表旅長見過國處後。便來親訪伍繩秋。掏出一封委令。伍繩秋接過拆開一看。卻是委了駐京辦公處副處長之職。雖沒撈着正的。但一樣也可稱處長。也算可以勉強過得去了。那畢參議還含笑說道。兄弟這回到北京來。就是專爲了組織辦公處。旅長說。本來要煩繩秋兄擔任處長的。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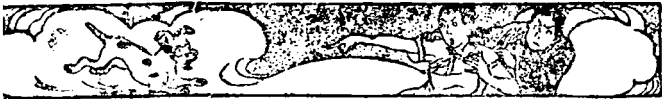
怕繩秋兄對於軍界上的事以及本旅的情形還不大明瞭。所以才派兄弟暫時來做這個處長。委屈繩秋兄作個副席。兄弟的責任。只在把這個辦公處趕急成立。慢慢有了頭緒。繩秋兄什麼都接洽明白了。將來這處長一缺。當讓繩秋兄來幹。兄弟在旅部裏的職務。原很重要。來的時候。底缺并未開掉。三兩月後。定須回去服務。目前初組織的當兒。總得請繩秋兄多多偏勞。兄弟對於軍界上的事。雖還內行。不過北京從前未曾久住過。地方上情形。卻不如繩秋兄熟悉。總得請多幫忙。諸事也都不要見外。辦好了。原是繩秋兄你自己的呀。這一番很有禮讓風味的話。由畢參議委婉說出。可見他是個久走江湖愛交朋友善于詞令。又老到而又慷慨的人。聽得伍繩秋渾身骨節酸酥。不由暗暗點頭道。我說五爺爲什麼不痛快把個處長給我做。原來是怕我對於軍界事外行。虧五爺想得到。先

派個內行人來領頭辦。以後我就好幹現成的了。得意已極。不免也瞎恭維畢參議一陣。并表示親摯。說一切都願竭力効命。那畢參議徐徐又掏出旅長一紙手諭。請伍繩秋過目。那上邊寫道。派畢正芳兼任駐京辦公處處長。伍繩秋爲副處長。柳春圃爲辦事員。周成爲上尉差遣。仰卽速組織成立。每月經常費。暫定爲三百元。并另撥四百元爲開辦之用。仰卽造報預算表册呈核。伍繩秋看了一遍。說不出什麼意見。畢正芳就先開口道。本旅範圍有限。這筆經費定得自不算多。兄弟向來開誠布公。愛說實話。很想和繩秋兄切實商議一下。兄弟在本旅另有底餉。個人經濟也還能對付。決不靠這筆經費調劑。往後每月支個四五十元車馬費就行了。繩秋兄別無差職。是要定薪餉的。不過照副處長的階級。不拘是少將或上中校。限於經費。都不能照章程給薪。只有奉請吃點虧。每月支七八十





元作伏馬費。其餘柳周二位也一律照此辦法。各支伏馬三十元之譜。另外或須尙要添用一員書記。兩三個隨從兵。也得三四十元。再加上火食雜用。恐怕一筆房租就籌不出來了。況且現時還不能按月發餉。說不定一欠就是四五個月。日久怎樣維持。也是難事。兄弟一路上思索過多少回。總覺得不好辦。到京以後。住在一個最要好的老朋友家裏。那人姓劉名仲權。原也幹過軍職。近來在北京住家。是自己買的房子。坐落前門外李鉄拐斜街。房屋甚是寬敞。他爲人又很四海。無論上中下三路朋友。都喜結交。每天常常在家裏開幾桌酒飯待客。知道我爲難。願意騰兩三間大屋子與我設辦公處。只在大門外挂一方長牌子就行了。電燈電話和家具全不要我們出錢。我打算就是這樣辦。省下那筆開辦費。多請幾次客。替旅長多聯絡人。并留些貼補日後經費的不足。不知繩秋兄你贊成



不。伍繩秋想了。想。另起爐灶。怕錢不够使。這也未始不是一個便宜的方
法。但又惦念着省下的開辦費。猜不透畢正芳是否另有私心。只好糊裏
糊塗暫行答應說好。全憑處長主持。留着將來等機會再和畢正芳算賬。
畢正芳見伍繩秋已經贊成。便又請他介紹與柳春圃朱成二人見面。伍
繩秋就派人把這二位找來。那朱成進來。一見畢正芳儀表非凡。神采奕
奕。是個精氣內斂。魄力健實的漢子。不由心裏一動。極爲敬佩。又好似夙
有前緣。很願和他親近。欲知此二人交誼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六回 意見紛歧且捧媽媽玩票 曲文深奧試教侑侑幫腔

話說朱成見了畢正芳。不覺從心坎中發生敬慕之念。當下接談幾句。非常表示誠懇。自謙爲年輕學淺。初次任事。須請多加教訓。畢正芳見他頭角崢嶸。言詞有禮。是個有希望的青年。自也刮目相看。隨又與柳春圃也說了些客套的話。交付了兩封委令。才告辭出去。第二天。伍繩秋三人齊去奉訪畢正芳。順便也與劉仲權會了面。看那劉仲權。一張嘴太能說話。似乎有點圓滑。辦公處借房子的事。可就這樣說妥了。略爲布置。隨又宣告成立。書記護兵等也已用齊。寫了許多公函。照會各機關。畢正芳採納劉仲權的建議。聯絡各方。迭連請了幾次客前來赴宴。倒很花了一些錢。伍繩秋等也每天必來照料。畢正芳提了一筆經費。每人先送了一月的伏馬費。來往坐車。倒也并不貼本。每次宴客。在席散之後。因爲客廳寬敞。

陳設精美。招待周到。劉仲權又還肯供給煙膏。幫着殷勤伺應。客人都流連忘返。不忍遽去。就每次必又舉行些餘興消遣。或搓麻雀。或賭牌九。或打撲克。或擲單雙。起碼總湊上個一兩桌。又因爲地點與八大胡同接近。叫條子很便利。各客人自又在賭檯邊叫些姑娘前來助興。鶯鶯燕燕。擠滿一堂。局面便更爲熱鬧。那些好玩的朋友。以後就不待請也要來了。劉仲權十分好客。對於客人來者不拒。就是辦公處并未宴客。他也肯很慷慨地自備些精美酒菜。隨時款接。各來賓受他這樣優禮。無以爲報。在賭錢時。自也未能免俗。從優抽些頭錢。以作主人犒賞僕從。備置煙茶之用。這筆款子聚少成多。又每天皆有。爲數到也不菲。畢正芳爲人海闊天空。生性豪放。兼之寄居作客。豈能着眼到這上頭。自然都歸劉仲權一人獨領了。日長事久。被明眼人從旁窺破。都說是劉仲權利用畢正芳。藉辦公





處招牌作護符。實行辦他的營業性質的俱樂部。地面上警官。碍着周族長的面子。不敢前來取締。也用不着送例規。乾脆收許多頭錢。除了煙茶酒飯各項開銷。劉仲權還有錢賺。畢正芳雖不計較。伍繩秋卻漸漸看得眼紅。無奈畢正芳在其中實無沾染。反因陪着好玩之故。自己還多有花費。伍繩秋對他無懈可擊。如何能干涉他。但伍繩秋想想總是不甘。明擺着是可與劉仲權分肥的。只因畢正芳太傻。自行放棄。連累他也乾望着沾不了光。再加之辦公處多餘的經費。畢正芳私人雖不動用。卻寧肯全掏出來請客。陪着本去作成劉仲權抽頭錢。自己白擔着副處長的名義。攤不着半點好處。只拿點呆板的伕馬費。豈不是冤哉枉也。便忍不住要對畢正芳在背地裏嘖咕幾聲。慫恿畢正芳須與劉仲權訂個相當的合作條件。藉便自己也爭來一份。誰知畢正芳淡淡的回絕道。彼此都是至

友。又白住人家的房子。那好意思爲這點小事和人計較。奉勸老兄。大丈夫處世交友。要眼光放大。重義輕利。不可盡在金錢上注意。招人恥笑的呀。伍繩秋見發財的目的未能達到。反受了畢正芳一番教訓。當下雖不便再行爭論。可就從此懷恨于心。立意要乘隙傾軋畢正芳。想將辦公處掠奪到自己手內。以便專享財源了。有時氣憤不過。還暗中向柳朱二人發洩發洩。大罵畢正芳不近人情。不顧公益。不配作我們的首領。頂好我們聯合起來想個法子。鬩他滾蛋。再捧我上台。豈不大家有福同享。誰知柳朱二人不大肯聽這一套。慫恿。只表面上敷衍他幾句。說是慢慢和機行事。其實是并不起勁。這因爲柳春圃爲人精細。盡做八面玲瓏的工夫。對任何人都表示好感。有一點上海小滑頭的風度。自知出身微賤。撐不起大場面。只求在外邊漂漂亮亮能够交朋友。過一點上海人所謂寫意。





的日子作一個勉強像樣的白相人。已是十分稱心。個人經濟方面仗着有個好姐姐私下貼補些。一兩份小差事也有些進益。衣飾上固然力求精美。不惜工本。好裝點官場中人架子。骨子裏卻不妨打點精巧算盤。遇事節省。在俱樂部裏要他大吃大喝。花錢請客。大嫖大賭。揮金如土。他是絕對不幹的。趁着有機會也不過在賭檯邊揩點小油。於願已足。因此他在這辦公處中走動。并無何種絕大野心。任誰來當處長。他一樣可以混在裏面擺闊充人。吃些零食。又何必定要幫着姓伍的好端端去得罪那姓畢的。不過他對於姓伍的也不願得罪。便就只有口頭敷衍。而決不肯切實參預了。至于那朱成呢。與畢正芳一見如故。實相處得甚好。談起來彼此又都是河南鞏縣的人。并有同鄉的情誼。他又最欽佩畢正芳性情豪爽。學問淵博。暗中已透露過願拜畢正芳爲師之意。畢正芳也以爲孺



子可教。有心要收他這個徒弟。如今要他附和這位庸俗卑鄙向來不大瞧得起的伍繩秋。來排擠他所最崇拜的畢老師。與其說他贊成。毋甯說是極端反對。但朱成近來是更有心機了。覺得伍繩秋如此可惡。正好將計就計。虛與委蛇。隨時監察着他的陰謀。暗中通知畢鄉長畢老師。作個準備。可憐的伍繩秋。鬥心眼兒竟鬥不過這樣一個小孩子。不免將爲賢子所笑呢。自此以後。朱成爲了這種用意。不免到辦公處來得更勤。實行他監察的計畫。可是在這種與俱樂部相仿的地位。走動既久。濡染也就漸深。見了種種好玩的事情。無不新鮮有趣。便樣樣都想嘗試一下。一般人又念他是周家的乾少爺。地位像很優越。也樂得投其所好。全來捧着他玩論理。他此時也本已不姓朱而姓周了。只有着小說的尙重視他的人格。朱曾替他改姓。若儘由那一般人瞎捧亂捧。就把他真改造成一個



十足道地的大少爺。弄上一身大少爺的壞習氣。似乎也并不甚難。然而幸虧還有個畢正芳。值得被他信仰。肯領導他向好處走。尙不致與那一般人完全同流合污。不過畢正芳這人。是僅僅侧重于心胸高闊。而不大肯修邊幅的。平日順便與朱成講解些軍事上的學術。談談歷代名將和古來英雄豪傑的事略。固足以砥礪志氣。增加學識。與朱成很多的益處。卻另外爲了遇事都要模仿。也又向這位私淑的老師。新學得一些風雅的癖好。近來最顯著的。是非常醉心于皮黃的歌唱。朱成本就愛聽戲。自從有乾娘和乾姐姐貼補他的零錢。天橋的蘆蓆棚子中草臺戲班。是已看不上眼了。大柵欄和各處大戲園大戲院。便時時有他的蹤跡。辦公處中的同事。若是邀請他聽戲。他從來不推卻。若沒人請。也肯自掏腰包買票去聽。戲聽多了。自己居然又能學着唱。湊巧畢正芳也酷嗜此道。常常要



慷慨高歌。王幼剛又會拉胡琴。柳春圃也會唱青衣。其餘來賭博的人。更有幾位是玩過票的。許多戲迷碰到一處。就又附設了個非正式的票房。朱成踴躍加入。天天麻煩王幼剛教他調絃吊嗓。他生性聰明。一學便會。不久就很學會幾段戲曲。老生和青衣。他都唱得來。并且胡琴也漸漸學得會拉。王幼剛常常誇獎他道。你嗓音很好。唱老生雖嫩一點。唱小嗓卻十分合式。比春圃的底氣強。若多用點工。把字眼弄準。板眼掐熟。將來定可以成一個名票。你還是專學青衣罷。年輕的人。扮相也不壞。他聽了更是高興。不由樂此不疲。加工練習。在票房中竟成了個中堅人物。凡是來此消遣的票友。都稱許他一定學得出。大可以上台彩排一回。他爲着試驗化裝。借了點戲衣。跑到照相館裏。裝扮了一齣汾河灣。老生和青衣都由他一人扮出。大大小小攝照了幾張戲片。晒印出來。果然那女裝的情



影楚楚有致。人人見了，都說比程豔秋還美。他自己看看，也顧影生憐，覺着真上台去也決不至於不登樣。悄悄揣了這照片回去，送與香玲看。香玲也說很好，還有他唱的歌曲，早就在香玲面前不知賣弄過多少回。那香玲生長倡門，原也學過一些曲子。兩小無猜，就常常彼此對唱着玩。自從他又學會一點胡琴，剛對付着能拉一段原板，便又常拿着胡琴回去練習。除了自拉自唱以外，有時更央求香玲也唱一兩段。由他拉着那生硬的胡琴隨便的配托着，漸漸也就可以合得上來。他們這樣一唱一和，高興着還要大聲喧笑。芳君是斷沒有聽不見的。何況他們又并不避諱。芳君漸漸芳君也顧不得那當乾娘的尊嚴的身分，竟肯夾在裏頭和他們一起玩。從前芳君在上海懸牌應徵的時節，本也能唱京戲。京班的名伶也認識幾位。不過她生性卻甚喜崑腔，曾與善唱崑曲的名妓張五寶。



同出某著名一個師傅門下。學會過好幾十齣崑曲。後來崑曲雖漸漸不興。她還是很古板的拘守成法。在堂差的擡面上。仍然以崑曲侑觴。就是到了北京。也仍在班子裏雇用了個笛師。跟她出條子吹笛奏曲。客人們雖不大愛聽。但也有喜歡別緻的煩她唱幾折換換口味。還有一般風雅名士。以為崑曲比皮黃古雅。自命知音。信口激賞。藉以表示他是名士派。反而便宜作成了她。也果然成了風雅一點的名妓。那笛師還會拉二胡。她偶然唱崑曲唱膩了。又藉着二胡唱些蘇州小調。她聲音很嬌脆。唱小調唱得非常宛轉流麗。聽的人更是神情飛越。心脾清涼。她憑這點小能耐。居然會哄動一時。使許多高尙的客人為她顛倒。所以在當時的北京。能够大紅一陣。自從嫁到周家。此調自然不彈已久。只偶在沉悶無聊的時候。隨便一個人在嘴邊哼兩聲消遣。或信口教香玲唱一點玩玩。不料



那時北京劇場上的風氣。被梅蘭芳演過幾回。思凡鬧學。以及韓世昌將高陽崑班搬來大唱過一陣全台的崑戲。這崑曲忽的又順着復古潮流。中興發旺起來。流風所被。有幾位江南籍貫的京官。挖揚風雅。邀集同好。組織起幾所純崑曲的票房。社名全取得非常典雅。還有些個老太太少奶奶大小姐也毅然加入。平空添了一部分文秀清芬的女票友。開票友界未有的奇局。甚至於碧眼白膚的歐美士女。什麼道克脫大博士。密昔司密司一類的交際女明星。也來崇拜東方古國的文明雅樂。撇掉了鋼琴和梵啞鈴。偏來玩玩崑票。一時崑曲竟成了最時髦的玩藝。芳君本愛出風頭。好交際。沒曾學過的西洋跳舞。還想從頭學起來。何況這種當年看家的本事。現成的裝滿了一肚皮。自信哼起來。總比那些初學的高明得多。一旦見獵心喜。久已想拿出這妙技來和人比賽比賽。博一個時髦



的佳譽。當即慫恿着朱成道。學京調固然不錯。但總不及崑曲來得文雅。我巴望你做個高等人。勸你還是學些崑曲。好與那般文人秀士在一道玩。抬高你的身分。況且你唱京調字眼也咬得不大準。這也應該先從崑曲上練一點根基。只要把崑曲的字眼唸得準。再來唱皮黃就容易有口勁了。北邊幾個唱皮黃的大名角。誰不練過一點崑曲。你要學。就應該學全才。顯得有本事。即使你們那辦公處裏。沒有會教崑曲的人。頭一步我倒還教得你下。你不妨每天先抽點工夫。暫向我學學看。有點像樣了。我再領你到崑票房練身段去。這些崑票房都設在各大戶人家裏。連女眷也參在一道學習。不相干的人。沒人介紹。還踏不進門。我倒也認得這般人。只因我一個人玩不起興會來。沒大肯常去。如今有了你和香玲。可就熱鬧了。只要你願意。我等些時就把你們二人全帶了你去。大家玩玩。



票散散心。朱成不便堆卻。滿口答應下。學了幾天。詞已唸熟了。又由柳春圃找了個吹笛子的師傅到公館裏來。大家分別跟着笛子練習。芳君原有根柢。溫習起來很易。香玲是南邊人。小嘴兒甚是伶俐。平日又聽慣了芳君哼唱。也多少懂些。教起來就很便當。只輪到小朱成。他那河南俚俚的土音未脫淨。一旦教那唱這種咿呀俏俏的調調兒。哼來哼去。連自己也覺得不是味。不由暗暗叫苦。懊悔不該聽乾娘的話。十七八的大妞兒包小脚。自尋苦吃。但已似索練般套到頸上來。又不能不勉強繼續學下去。每逢師傅先由口頭上傳授他一些生詞。他是個沒讀過多書的人。文理欠通。對於這一大套嚼齷的詞兒。究不知講些什麼。有何意義。那比皮黃戲詞一馬離了汾河灣那般通俗易懂。但不記熟不能唱。只好像唸咒一般硬行將牠唸熟。這已是鬧得那頭昏腦脹。好比上了三家村的童



蒙館要亂喊天地玄黃了。句子即能勉強唸熟。字音又成了最大難題。一嘴俚俚腔。怎麼也咬不準這南曲的字眼。縱然初學不必十分認真攷究。可是笛子一吹。教他跟着笛音。一口氣高高低低唱完這一折。中間又很少過門。仍是擠趕得他一味發慌。不是張不開口。就是半腰裏忘了詞句。無論怎麼苦練。也是枉然。徒然累得他聲嘶力竭。上氣不接下氣的喘個不休。要想隨便嘴裏打滾。敷衍對付下去。也是不能。香玲見他焦急得可憐。替他另想了個特別教授法。不必先由師傅教。也不必急于隨笛子唱。且由她權當臨時教習。將她已學會了的。或是他要學的。先由她替他先學會。隨便低聲哼着。叫朱成在旁邊跟着她隨聲附和。彷彿保姆教小孩唱歌一樣。不管詞句怎樣。字音怎樣。耐着煩。一徧一徧的叫他隨着她唱。唱上個幾千百徧。他總能依樣葫蘆。順口而滾瓜爛熟了。等唱熟後再由



他脫口單唱。慢慢再來改正字眼。又試着上笛子。朱成沒奈何。只好聽憑香玲這樣試辦。不想這個法子果然很好。香玲費盡苦心。還費苦口。每一枝曲子總朝着朱成一唱。就是一二十遍。一些不嫌膩煩。朱成從容自在。當做好玩一般。隨着胡亂幫腔。香玲偶爾唱得嗓子發乾了。休息一會。叫朱成且單另復誦一遍。七零八落的仍是不大對。香玲又是一氣再唱幾十遍。并反而婉勸朱成莫要心焦。朱成縱有些不願意。但念在香玲如此苦心。也不好意思過于拂逆。香玲的盛情。只好特別細心的跟着她張嘴發聲去。大唱特唱。便果然有志竟成。世無難事。竟在半個月內學成牡丹亭鬧學劇中兩三支曲子。朱成固然狂喜。香玲也私自欣幸。一番苦心沒曾白用。連芳君也說公道話道。這真難爲了阿因。若不是她肯耐煩。像成兒這般笨。不知要幾個月才學得好。成兒。你須要好好謝謝你姐姐。永不

要忘記她待你的這一番心呢。朱成對於躬身施禮是最拿手。少不得又要向香玲下拜。藉以表示感激之忱。但被香玲在含羞的格格笑聲中一把按住了。登時一家人喜笑洋洋。都感覺得非常的樂趣。後來還有何事。其詳且看下文。





第十七回 輕歌曼舞沸熱熾柔情 飲泣吞聲淒清聞密語

且說朱成居然學會了一點崑曲之後。芳君將玩票認爲大可進行。就坐了汽車。帶了乾兒義女。去到西城一所崑票房古吳雅社。三個人全簽名加入爲社員。和社中一般男女票友討論。要先彩排她原來練習過的春香鬧學。預備她自扮春香。教朱成扮小姐杜麗娘。另延一位老票友扮陳最良。趕着先練習身段。定製戲裝。將來還要排游園驚夢。自扮杜麗娘。教朱成扮小生柳夢梅。教香玲排春香。香玲嫌他沒正角戲可唱。也要和朱成配一齣。又議定再學一折連環計的小宴。由香玲排貂蟬。朱成扮呂布。香玲這才覺得稱心。議定之後。加緊用工預備。不消說。這又苦了朱成這笨貨了。化粧扮女人。做鬧學劇中的小姐。是處於配角地位。唱白做工都不多。還比較易於學。惟有這驚夢的柳夢梅。小宴的呂奉先。都是小生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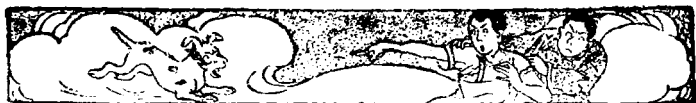
重頭的戲。有許多唱工。許多身段。許多白口。載歌載舞。手眼步法。全得講究。個通體合拍。急切中。怎生學習得及。第一步還是先預備鬧學那一齣容易的。且等此劇實行串演過後。再定方針。但香玲一心一意的想快行串宴連環計。私下早掏摸了點戲詞。督促着朱成用工。這已是雙料夾攻。很够朱成受呢。偏偏芳君也是性子忒急。不問排演能否成功。早已拿出錢來。先把各種戲衣製好。在家裏與朱成香玲試驗化裝。甚是起勁。芳君丰姿猶在。扮春香雖嫌老一點。扮杜麗娘卻還秀美。香玲嬌小玲瓏。倒真是游園劇中天生的春香材料。朱成以扮男女。鬧學一劇中扮小姐。臉蛋兒雖對付得過。身段卻未免有些生硬。到了扮驚夢劇中的小生。便究竟沾年紀上的光。自有一種青春美。尚不失爲脂粉派。紈袴少年的神采。芳君最喜歡他這種扮相。一啓齒總對戲的人誇贊道。如今京班裏沒有



一個漂亮的小生。什麼程繼仙。姜妙香。金仲仁。唱做怎樣到家。扮相卻總是老氣橫秋。不像是青春年少的佳公子。只有我成兒才配扮這斯文爾雅的柳生呢。試驗了幾回。大爲滿意。便一齊又坐汽車到前門外廊房頭。條大芳照相館拍了三張戲照。一張是鬧學末一場的情景。一張是游園的一幕。一張是驚夢夢境中生旦相遇的一段。三個人都照原定計畫分別上裝留影。以末一張照得最好。朱成去小生。飛着眼風儘向杜小姐吊膀子。芳君扮小姐。那一種半推半就。又嬌又羞的樣兒。尤爲神情活現。芳君雖十分喜愛這張照片。但名義上和朱成是和乾娘義子。玩票雖是逢場作戲。過眼煙雲的事。毋妨脫略形迹。無奈照片上攝得太親暱了一點。流傳出去。終不雅相。便叮囑照相館。情愿多出點錢。要將這底片收去。不准胡亂翻晒。照相館得了錢。口頭自然答應。究竟晒起來是否當着好玩。



一般多晒了幾張。私下留著作秘密樣本。又有誰能知道。這其中還有那聰明伶俐的小香玲。小心眼兒很多。見了驚夢照片中那段情景。不覺惘惘如有所失。照成之後。在家裏私下取來翻覆展視。越看越老大的不自在。一肚皮悶氣沒處發洩。就遷怒到戲衣上來。怪芳君沒曾替他做連環計小宴的戲裝。不然。讓朱成寶冠雉尾。白蟒花靴。扮一個英武的呂溫侯。當比文弱的柳夢梅更爲生色。暗地便又督促朱成。定要他從速加工。把呂布一角練習好。與柳夢梅一角同時畢業。不准落後誤時。那怕乾娘不拿錢出來做呂布的戲衣。她在私房錢裏也肯破費。嘴裏雖不曾說出是受了驚夢照片的激刺。含有嫉妬的心理。但藉口於牡丹亭中她自己從沒有正場戲做。要急於從小宴一劇露臉翻本。也可謂吃的是戲醋呢。芳君卻不管這些微末的過節。排習驚夢的興致。從此更覺濃厚。對於朱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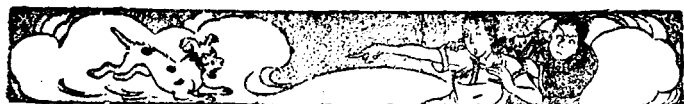
就更也不能半點放鬆。只要聚在一處。總把朱成叫到臥房裏和她輕歌曼舞。百回不厭的儘量練習。這一次。因爲冬天裏房間生着很旺的爐火。排起戲來動手動脚。一會兒就已熱得出汗。朱成脫了皮袍。僅穿着短棉襖。縱縱跳跳。哼哼哈哈。還不算什麼。芳君脫了旂袍。露出一身鮮艷顏色的小馬甲。和大袖子綴着荷葉絲邊的小短衫。一個粉頸。一雙玉臂。全拋閃在外面。就是尋常人見了也會發生美感。何況朱成是個血氣方剛情竇初開的少年。那禁得她這樣色授魂與。又還做出許多流波送媚的工架。百般的來挑逗他。自然是一經感觸。便立刻會面紅耳熱。僵僵着伸不直身子來。似此飄飄欲仙。魂靈不在。更那還有心思去記憶戲詞和做工。無奈這到底又是排戲。應有一定的章法。不比真個調情那般自由簡便。心神一不定。章法馬上就亂。一舉一動都不似戲台上那一回事。芳君忽



的也湧現出粉頰上兩片紅雲。氣吁吁的惱怒起來。手尖兒直戳着朱成的也湧現出粉頰上兩片紅雲。氣吁吁的惱怒起來。手尖兒直戳着朱成滿擦着雪花精的嫩臉皮上。輕輕的罵道。看你這個東西。樣兒像煞好。卻恁般蠢笨。一些兒不對勁。這一來。嚇得朱成癡站在一旁發楞。她隨又嬌慵着說道。你看看。爲你這笨賊。累得我一身汗。心裏也祇冒火。要把我燒炆了。還不快扶我到床邊歇一歇嗎。說罷。伸開手搭在朱成肩兒上。彎一彎玉臂。又直勾着朱成的頸頸子。幾乎將整個嬌軀全壓貼到朱成身上。朱成無端被這一副溫暖的肉體所壓。一股神妙的香氣所衝。神魂一蕩。心頭上立感着窒息。兩條腿也不由癱軟得發抖。快要邁不開步了。兩個人互相倚靠着。歪歪邪邪。像表演貴妃醉酒一般。好容易挪移到床前。朱成僵着腰將芳君輕輕放下。再從枕頭底下想慢慢將一隻發麻的手伸出來。不想芳君半閉着一雙俊眼。露出微微的笑容。故意將螓首向枕上



重重的沉下去。又悄悄使點手法。將朱成的腰上捏了一捏。朱成猛不隄防。一交栽下。差一點正壓到芳君橫陳的玉體上。雖說抽身得快。彼此的臉蛋兒。卻早已碰着了。恰好輕輕摩擦了一回。更惹得朱成的嫩臉。似火炙了的一般燙。芳君忙睜開眼來。閃射着比鑽石還亮的精光。又笑迷迷的顫聲叫道。成……你不要走。替你把臉上的汗擄一擦。你怎麼老是這樣不懂人事。朱成發了一回怔。兩隻眼珠。骨碌亂轉。看了看床上的芳君。又看看立在門邊的香玲。香玲勃然變色。也站在那裏呆住了。心裏又酸又苦。說不出是何滋味。本想蹀蹀脚就避開去的。無奈一賭氣。又不甘放棄。便一味的假咳嗽。意思是要芳君注視她。果然芳君循這咳嗽聲轉眼一看。看出來香玲是在啼笑皆非。滿含怒意。不由也生了點羞愧之心。臉上的紅霞。便越發的加厚了。當又側過臉去向床前的朱成說道。好了。今天



怒 第十七回

二九〇

我要歇着了。放你半天假。你還是到辦公處去玩吧。朱成低着頭。拉平了身上衣服的摺皺。哭喪着臉向芳君啞聲說道。我去啦。這才轆頭轆腦慢吞吞向房門走去。走到香玲身邊。暗暗扯了香玲一把。香玲還有餘愠。卻裝做不曉得。絲毫不來睬理。朱成無奈何。走過幾步。出了房門。仍立定着遠遠向香玲作手勢。不過已是避開了芳君的視線。誰知香玲仍是不肯正眼覷一覷。更不移步走出來。朱成白招了許多次手。無濟於事。接連又搬弄出撒手鐮。作揖打躬。請安舉手。將一切古今中外的敬禮。全都試過。怎奈香玲總像個木人兒一般。一動也不肯動。朱成很恐慌的盤算着。賠了這些禮還不行。只差向她屈膝叩頭了。四顧無人。正要索興將這齣啞劇演完。彎彎腰撲咚跪下去拉倒。猛又聽見芳君在裏面發話道。阿因。你還在房間裏嗎。成兒呢。他走了沒有。旋又聽香玲嗤的一聲笑道。弟弟還



不會走。一個人在堂屋裏加工趕排柳夢梅的身段呢。這句話連朱成聽得也自覺好笑起來。這位姐姐好厲嘴啊。便趕忙伸直了腿。向香玲瞪了瞪眼。也大聲遙答道。乾娘。這是姐姐說瞎話的。誰在這排身段呀。大概是她誠心挖苦我忒笨。所以老拿排身段這件事來譏笑我。芳君忽的隔着房發惱道。你既沒排身段。爲什麼還老賴在堂屋裏不走。不聽我的話。阿囡。你不要理他。快替我把房門關上。到我床邊上來坐着。我想清清靜靜與你談談閒天呢。香玲答應了聲。果不再看朱成。跑到門邊。砰的一聲。就把一扇門關上。不料又假裝未曾關好。手又往裏帶了一帶。露出一線門縫來。就在這條小縫中對朱成發出一點無聲的冷笑。等朱成再仔細看時。這房門便真個嚴閉。不再有門縫可露了。朱成有點鬼聰明。料想芳君和香玲總有點話說。少不了還是談說他的。有意要偷聽偷聽。便故意



放重脚步。一路縱跳着出去。使她們放心他是走了。好不來再防備他。然後再從外邊躡手躡脚。不漏半點聲息。仍輕輕退回到芳君房外。窗戶邊的階簷下來。凝着神。閉着氣。用心試聽。起始卻聽不見什麼響聲。放大了胆。閃過玻璃窗側。從紗簾隙裏向內偷覷一眼。原來香玲也陪芳君打橫睡到床上去呢。還似有無限委屈。差不多半邊腦袋已縮到芳君懷裏。似嬰兒索乳的一般。芳君也彎過手來輕輕拍着香玲的肩背。更似慈女疼愛嬌女一樣。朱成以爲她們或者要睡着了。沒有什麼祕密話可聽。正待移步退走。忽聽芳君卻又很溫和的說開了話道。阿囡。這也難怪你。不過我也有我的苦處。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呢。照現在的景况。你叫我一聲娘。面子上是只好這樣稱呼。其實我在一塊兒。多少年。什麼苦。什麼罪。都一同受過。我年紀又大不了你許多。那裏就能夠做你的娘。還不是親愛。



的姊妹一樣嗎。你現在有了朱成。這孩子良心還不錯。將來你是終身有靠。不怕什麼的了。眼前我雖盡了點心。拉拔了你們。等到日後你們自有你們很好的幸福。也許就再也用不着我了。若我們是尋常的乾娘乾女。女兒長大了。嫁個好丈夫。獨立門戶過好日子去。我仍在周家做我的二太太。大不了我們當親眷一樣時常互相走動來往着。乾娘和丈母仍叫的很親甜。又還有什麼可說的。不過我的命太苦。我自己是知道的。周家是不是我老來歸宿的處所。更是沒有絲毫把握。你不要看你那乾爹他表面上待我不錯。骨子裏他不過是只要着我玩。本來這種老做官的人。比什麼都好滑。從不會有真心對待女人的。仗着有勢有錢。只知圖他自己的痛快。絕不顧人家的死活。更談不上什麼情義。只須我將來年歲一老。姿色上他看不入眼了。準管將我踢過一邊去。我如今還不算過時。他

已經。是。心。眼。很。活。天。天。想。再。弄。一。個。新。鮮。的。女。人。換。換。口。味。就。是。你。我。告。訴。你。一。個。實。情。他。這。老。東。西。妄。想。貪。吃。天。鵝。肉。早。就。運。動。過。我。要。把。你。收。房。了。我。一。想。我。已。經。坑。到。這。樣。子。那。忍。心。再。將。你。這。好。一。朵。鮮。嫩。的。花。兒。受。我。同。樣。的。糟。踐。所。以。我。才。苦。心。想。出。個。抵。制。的。妙。法。收。你。做。乾。女。兒。名。分。上。那。麼。一。定。教。那。老。東。西。好。死。了。那。條。齷。齷。的。念。頭。這。本。是。爲。了。救。你。并。非。我。真。要。做。你。的。娘。呀。幸。而。你。命。中。有。福。天。緣。湊。巧。就。在。這。緊。要。關。頭。碰。着。了。朱。成。剛。好。把。你。的。一。生。大。事。通。通。安。排。順。適。那。老。東。西。越。發。無。可。如。何。一。股。子。怨。氣。就。完。全。發。洩。到。我。身。上。近。來。對。我。一。天。比。一。天。冷。淡。這。種。冤。恨。料。想。不。能。輕。解。我。成。全。了。你。兩。人。我。自。己。就。難。保。不。發。生。變。故。了。呢。但。只。望。你。們。有。好。結。果。使。我。爲。你。們。而。犧。牲。我。也。很。甘。願。這。因。爲。我。想。得。透。我。和。他。這。種。面。和。心。不。和。的。假。局。面。誰。也。拿。不。穩。能。撐。到。那。天。爲。止。





多撐些時。遲早還是免不了拆開。又何必苦苦的撐。所以我常常自嗟自嘆。我將來的命運。絕對不能及你。更十分羨慕你有個靠得住的朱成。我若一旦出了周家。年紀是漸要老了。世界上又另找不出一個知心的人可嫁。我的歸根落局要怎樣了呢。雖說你和成都有良心。到那時你們能够自立。一定也很樂意養活我。但我住在你們那裏。說老不老。說小不小。稱呼上是娘女。看去又極似姊妹。教我孤零零夾在你們一對恩愛夫妻裏面。自己想想也是無趣。旁人并又須說些不中聽的閒話。我又怎生安頓我自己呢。這種苦處和難處。我每每想得發癡。不瞞你說。我腦筋是很活絡的。於是我想出一種見解。我和你做娘女。是祇爲在周家做這個不三不四的太太。才綑這假場面。若是不在周家了。根本就用不着再擺這個虛偽的體統。從你我的舊關係。以及年歲上講。還是老老實實做



姊妹的好。雖說世界上母女本也很親愛。不妨就做下去。但我也究有小
 因脾氣。做不來人家的娘。你又非我真真正親生的。硬要我擺架子勉強裝
 你的娘。反而無緣無故會添上許多隔膜。引起許多誤會。隔膜和誤會太
 多。是要傷我們情感的啊。倒不如大家都拿出小因的真性情來。做一對
 小姊妹。你疼我。我疼你。嘻嘻哈哈。一點用不着裝假。有什麼心事。彼此也
 好毫無避忌。掏出心來對說。感情就一定格外濃厚呢。你也是很懂事體
 的。想必也贊成我這番說法吧。不過把話說回來。我既在周家總是不長。
 和你也總是不能離開。這娘女兩個字的虛套。就也遲早總須摔掉。那又
 何必天天還要讓這種娘女們的障壁。老隔在我們中間。再痛快說一句。
 既仍須做姊妹。說開了就好做起來呀。還有一種。平常人家的姊妹。到了
 出嫁的時節。各隨各的男人走了。姊妹們就不能常在一道。我和你這種



姊妹是萬萬不能離開的。因為彼此都沒有旁的親人。離開了。就誰都成了一隻失羣的孤鳥。活也活不成了。於是我又想起世上有一種最要好的姊妹。爲着捨不得嫁後分離。有共嫁一個丈夫。永世守在一處的。我和你若是這樣。豈不是好。前番那老東西想把你收房。若是那老東西真還可靠。何嘗不是好事。但我還不願跟他長久呢。豈能隨便害你。只是除開了這個機會。你我共嫁一個人的心願。便又不易辦到了。難道我還能與成……說到這。芳君忽止住談鋒。遲疑着不往下說。其實也真是難於說下去。便又恢復到寂靜無聲的境界。朱成耐着煩。再聽一聽。又更偷窺上一眼。過了好一會。才又聽得一陣唏噓的哭聲。并見香玲仍緊躲在芳君懷裏哭泣。愈哭愈覺悲傷。連芳君也默默地在那裏打從鼻孔中一抽一噎。彼此竟對哭開了。呢。往後再能聽出點什麼。且待下回再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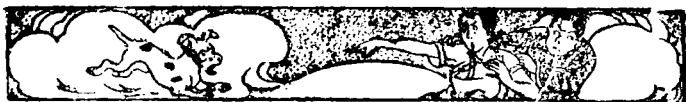
經 第十七回

二九八



第十八回 表射藝壯舉現英姿 講嫖經冶游憐弱質

話說朱成在窗外偷聽芳君和香玲在床上密語。香玲靜聽了乾娘一大段別有用意的說詞。忽見芳君揀最要緊的所在賣關子。停止不說。香玲卻既不追問。復不回答。只彼此靜悄悄地相對飲泣。過了好一會。才又窺見芳君緊摟住縮在她懷裏的香玲。輕輕摩撫。又忍不住半吞半吐的溫言撫慰道。你怎麼老是傷心呀。你有什麼心事。只管拏我當大姐姐。向我老實的說。我總不會叫你這小妹妹過於爲難的。就是我想的不對。你也可以拿你所想的告訴我。這才是做姊妹有個商量呀。不料香玲哭泣得更悽慘。被芳君逼問了無數遍。才慢騰騰一字一字的哭着答道。娘也好。姐姐也好。橫豎我是您的人。沒有不依您的。真有那一天。離不開在一處。您想怎麼辦。我能够不肯嗎。不過我想什麼事都該光明正大去做才對。



您有什麼安排。只管和我明說了罷。別悶在肚裏誰都不好受。萬一您再疑心我。以爲我一點沒有良心。不能順着您的意思。還給您添上煩惱。我便更對不起您了。說罷。香玲的哭聲。不覺更爲激楚。連芳君也長吁短嘆。自怨自艾起來道。你不要難過了。這都是我命苦。招來的一種頂麻煩的心事。苦了我不算。還害得你傷心。這叫我怎生說呢。說着。忽然恨起來。把脚一伸。重重的踢到床欄上。踢得砰碰擠軋的怪響。旋又長長的嘆了一口冤氣。恨聲說道。你說得對。這是應該光明正大的。應該我和你誰也不瞞誰。商量一個透切的將來……你我和成……少不了要在一起過日子。那麼……這話往下。聲音忽變得極其低細。唧唧噥噥。不能再聽得很清。只約略聽出了幾句。是什麼我決不能欺負妹妹。壓制妹妹。兩個人不分什麼。要和一個人一樣。那香玲回答的話。從嚶嚶啜泣中透出。也是微



渺得更是難聞。彷彿有一兩句是既然如此。到時候您就敞開着辦。芳君又似乎還有商量。更說了些眼前怎樣怎樣的話。朱成聽了許久。明白了。一大半。不由暗暗吃驚。關係匪淺。雖一時候的理智。未能清楚。判明這是個好消息。抑是個惡消息。但腦海中似巨石一般壓得沉沉的。總覺得來日大難。不久就會發生一件重大事故。和特別難題。使他狡展不脫。又應付不了。陷于四面楚歌的重圍裏。說不定就要遭遇一種不可名狀的飛災奇禍。這一害怕。身上驀地打了一個冷噤。幾乎發出個噴嚏聲來。又恐被她們驚覺。再喊問着他。有許多的不便。就輕輕倒退幾步。摸到自己房裏。穿上長袍。逃走也似的上辦公處去了。一路坐在洋車上。仍是心上忐忑不寧。似嗑醉了酒一樣。不知如何是好。到了辦公處。飛步奔進去。只想去找他那心香頂禮的畢老師。究竟會了面後。他這些奇怪詭祕的經過。



能否對人直說。又爲什麼要告訴人。是不是要向老師叨教。他都未暇計及。只覺得精神上實在苦悶極了。與畢老師晤對着。總多少可得點安慰。非急于謀面不可。不想撲到畢正芳房裏。闐然無人。兩間俱樂部性質的客廳中。平日在這午後的時候。是照例已上滿了座的。今天卻也寂靜冷清。並無客至。他詫異間叫了個茶房來問。那茶房回答道。畢處長陪了許多客人。在後面花園裏演習打槍去了呢。您來得正是時候。遲一步也須就錯過了。聽說畢處長槍法打得很準。您還不快趕了去看嗎。朱成不再開口。急忙忙又飛奔到後花園中。果見一個古老的花園。面積約有一兩畝地大。時當冬令。花草俱凋。只有幾根杈枒老樹。禿頭禿腦的僵着腰肢。顛立在荒地上。與淒厲的朔風交戰。其餘有幾處斷瓦頽垣。茅亭涸沼。也無非點綴成一片蒼涼景色。畢正芳和劉仲權伍繩秋柳秋圃及一千外



客約有十幾位。聚集在一所猙獰灰敗的石山底下。正在那裏指手畫脚的高談闊論。一眼看見了朱成。畢正芳就大聲叫道。你來得正好。剛才各位朋友聽說我會打槍。硬要我當衆表演一回。仲權大哥也說他家花園裏寬敞。不妨試試。我就邀了各位到這裏來。四下一看。沒有可作射擊目標的。天冷又看不見什麼飛鳥。沒奈何。且打蘋果吧。在距離百步左右的樹枒上。放一隻小蘋果。一槍打去。倒果然打得正着。他們都紛紛叫好。其實這還不足爲奇。蘋果的目標已經很大。并不難瞄準。我并還能在黑夜裏打香火頭。那才多少有點可看。現在雖非夜間。不能點着香表演。我想變通方法。打雪茄烟。叫一個人立在遠處。口裏吸着雪茄。側身站着。我便專打那煙頭的火星。但他們都不敢去作這活動的槍靶子。生怕我的技術不精。發生危險。殊不知我既敢于這樣辦。當然有我的把握。我豈肯無



端以人命爲兒戲嗎。你現在來了。我問問你。你有這胆子嗎。若是有的。就請你去試試。只要你能沉得住氣。不亂動。包你沒有半點差錯。朱成聽罷。正因爲心裏發煩。想藉這奇異的冒險舉動。排遣排遣。就毅然答應道。我不怕。讓我來好了。畢正芳也欣然道。好小子。真有種。咱們就這樣試驗。請大家看看我這特別槍法。隨卽從懷裏掏出一支雪茄煙。教朱成劃洋火。點燃了。啣在口內。又領他到前面牆根邊斜立着。并細細叮囑道。我知道你是很信任我的。一定能聽我的話。不致於臨時慌張失措。移動了標的。所以我也更爲放心。不愁打不準。與打出岔子。但你也必須仔細點。要十分坦然的應付才好。朱成點了點頭。畢正芳就退回來。將一支六寸長的白郎甯手槍。拉開了槍膛。檢查一徧。送上了頂門子彈。遠遠的又向朱成喝了一聲道。照我所叮囑的注意呀。旋卽將槍抓在右手裏。用中指的第



節輕輕勾住扳機。兩條腿微微擺動着。像隨意散步的一樣。一對眼睛射出炯炯的神光。直視着朱成口邊的雪茄煙頭。忽的手兒一舉。眼神一霎。那枝槍已對準着目標。只聽得砰的一聲。一粒子彈就早已飛射出去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朱成只覺得微微震動了一下。趕忙伸手將雪茄煙從口邊拔出。細看一眼。就歡呼着道。打着了。真好槍法。你們請看看。這煙頭上的火星。不是剛剛打滅了嗎。登時衆人都一窩蜂似的跑上前去看。莫不咋舌稱奇。有的就簇擁着畢正芳。全豎起拇指來。誦讚他是今世少有的神槍手。畢正芳從容將槍裏的子彈壳退下。哈哈大笑道。我本是自幼練這個的。不足爲奇。倒是啣煙卷的人。我很佩服他有胆量。沒有他。我縱有本事。也無從表現呢。朱成卻追問着道。我剛才好像沒看見你端着槍細細瞄準。猛不防你隨便把手一摔。就一下兒打着了。你這是個什麼訣竅。



能教給我練習嗎。畢正芳道。你能够學。我也願意教你。這項工夫沒有別的全仗多多練習。熟能生巧。打起來眼快手快。在心裏就把準頭瞄好了。然後聚精會神。得心應手的一扳機子。沒有打不中的。若舉起槍來死瞄。搖搖擺擺的。豈非白費。往後有工夫。我當隨時指點你。這不是一天的事呀。說罷。拉了朱成的手。又向大眾說道。表現完了。這樣很冷。我們還是回到屋子裏坐罷。便就紛紛走出花園。仍然回到前面。畢正芳同朱成一直踏進他臥室中。倒下床就先忙着燒煙。後面卻緊跟着一羣孃孃婷婷花枝招展的姑娘。這些女性們。朱成是知道的。都是從窰子裏叫來出局的娼妓。剛才畢正芳打槍。她們也曾跟了去看熱鬧。此刻仍跟了回來。便燕語鶯聲。咕咕呱呱的也有些談論。內中有一個苗條穎秀的垂髻女郎。卻指着朱成。向同伴中一個很肥碩的姑娘。笑嘻嘻的問道。他怎麼一點不



怕我是聽見槍響就嚇得只打哆嗦。若拖我去啣那支煙，真是殺了我。我也不敢幹。朱成順便瞟了她一眼。見她憨態可哂，便大胆向她取笑着道：你真有傻話說。你就是去幹。至多也不過是怕打殺了你。一樣是殺。爲什麼仍不敢呢。這一來，問得那女郎無詞可答。越發朝着朱成吃吃連聲的傻笑。好半晌，才又躲在同伴身後，將絲巾掩着櫻桃小口，羞答答地說道：我是不能與你們男子漢打比的。沒有這大的胆子呀。畢正芳橫臥在床上，看得很清楚。猛的坐起來，拖過那女郎對朱成笑道：我看你們兩人怪有意思的。像是天生的一對。你不認得她嗎？她就叫小珍。天真爛漫，很可愛呢。待我來介紹你們交朋友。你也不妨多多跟我這荒唐老師學。試試逛蜜子的味道。照顧照顧她這可憐的小人兒吧……閱者諸君，這小珍是怎樣跑到這兒來的。一向著者沒交代過。只好又來插敘一筆。原來畢

正芳偶儻風流。英雄愛色。每到一處。總喜歡逛逛。窰子挑個人兒。這回住。在這俱樂部一般的地方。近水樓臺。徵花尤爲便利。豈有不逢場作戲之理。但他在北京窰子中。並沒有熟人。此番替他拉皮條的。卻又是那伺候。過周五爺的伍繩秋。他因爲最近在喝邊上。有點小經驗。就要迎合這位。新上司。新處長。吹牛拍馬。賣弄家私。說他在窰子裏。認得許多好貨色。可以一一舉薦了來。任憑挑選。然而他又究竟是腹儉得很。除了天香班。胖李媽。手下幾個可憐蟲外。還能認識得誰。舉薦得誰。況且他又還與胖李媽。祕密合作過。在小珍的梳櫥大典中。做過一回非正式的經紀人。曾叨光分得一筆不怕血腥氣的豐厚佣費。甜頭嚐過了。自也念念不忘。繼續下回的買賣。難得又有新主顧。當然須再替老夥伴。胖李媽。效一回勞。把小珍。小玉。翠。福等全班脚色。一古腦兒發道紅紙飛符。叫到辦公處來。恭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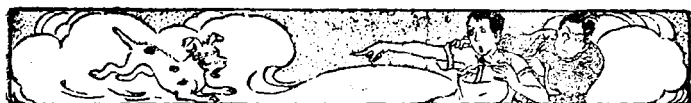
畢處長御覽。不過這三個人顯隸屬於一個班子。只儘這一家舉薦不及其他。殊非博訪周咨之道。又顯出自己是淺見寡聞。沒奈何。硬充淵博。把那個有深仇大恨的好弟。也叫了來備數。但爲預防起見。先入爲主的放她一暗箭。說這個南邊人最不好惹。只宜鑒賞。不可深交。誰知並鑒賞亦辦不到。迎紅院的回電說。好弟姑娘在前半月已退捐從良了。所嫁何人。誰還多問。伍繩秋自己也樂得少此一事。那小玉小珍翠福連袂偕來。後畢正芳別有眼光。卻非常賞識那肥碩的翠福。說她有健康的身體。樸實的性情。端莊的福相。絕非久困於風塵中的人。將來誰若有這緣分。娶了她回家。一定還是個很好的賢內助。像這一類的批評。與從前周五爺的肉感觀念相較。自更精確。因此徵召頻繁。過從漸密。畢正芳就與她攀成相好。而翠福也看出畢正芳是誠心愛護。發生了點感恩知己之念。兩下便



越發情投意合。如漆如膠。差不多天天都厮守在一處。若是畢正芳懶得上天香班去。翠福就常常移樽就教到辦公處來。對於畢正芳孤身在客的起居飲食。殷勤照料。畢正芳享慣了這艷福。漸漸地就離開她不得。近半月頭。同宿同棲。儼然夫婦。旁觀者都默認這二人已經有婚嫁的誓約了呢。伍繩秋這厮。并非不知翠福是他們共同的上司。周五爺所嫖過的人兒。但瞞着畢正芳。絕口不提。并且極力撮合。另包藏有陰謀中的作用。還有小玉小珍倆。也常跟着翠福一道來玩。如有生客人要叫局。大眾也替她倆紹介。小玉近來身體還是不大好。花容慘淡。生意蕭條。興致也就更加頹廢。每每覺得精神勞倦。不愛走動。就只任小珍隨翠福來張羅。這一天。邂逅着朱成。好似五百年風流孽冤。又復相遇。畢正芳說過那番話後。朱成還忸怩着。未加答覆。小珍卻因愛慕朱成。英姿俊朗。胆力過人。芳



心跳躍着不能自禁。先就向朱成揀笑道。呀……回頭請你和畢爺到我們那裏去坐一坐。好不好。朱成微微的搖了搖頭。小珍又道。你怎麼不開口。難道上我們那裏去。你就沒有胆子了嗎。朱成聽她這話含着點譏諷。勢不能不辨白。便囑圖着道。我不懂。畢正芳哈哈大笑。又伸出一隻手。將朱成也拉到身邊。與小珍緊對着。重又向朱成解說道。別那麼寒儉。說不懂的話。青年人逛逛窯子。并非是絕對不可幹的壞事。本來人類中只分男女兩性。女性或尚是人類的中心問題。一個人處世交友。若對於女性沒有深刻精密的觀察。便可謂閱歷不到家。不能在社會上插足。因為入社會便須到處與女性接觸。斷難避免。倘不能善與女性應付。那還有什麼事可以由你辦得來。但女性的方面很多。觀察起來。須綜合各方面作一普遍的與分割的研究。中國社會上男女社交還未十分公開。做這項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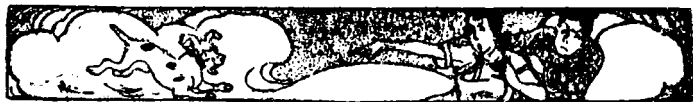
察研究的工夫。只有到倡門去最適宜。這也就是我所發明的嫖經。不是去嫖。是去觀察研究學問中的女性問題。包你各方面的材料都很豐富。像一所活動的大圖書館。你不妨仍相信我的話。今晚跟我去試一試。縱然未必一下子就觀察得很深刻。但多少總可以長些閱歷。何況小珍她這份可研究的教材還真正不錯。她與翠福同住在天香班。今天是她家老闆做生日的日子。我本在翠福房裏訂好一擡酒的你去了。就招呼小珍。替他也湊一場牌。打牌的角由我代邀。花不了你什麼。去罷去罷。似這種督促。若在平日。朱成因閱世不深。天性未泯。破題兒和香玲發生初戀。用情倒還堅定。辦公處雖常有倡門中一般鶯鶯燕燕出入。在他眼裏看來。誰都不及他香玲姐姐可愛。他的心已整個兒被香玲擄去了。居然能够不分一絲半毫到旁的女性身上。就有一兩個淫娼浪妓。見他外表不



凡賣弄些風騷手段來誘惑他。他終沒有這份閒心來理會。也沒有這麼高深的經驗來應付周旋。所以一向總是渾沌真純。可算對得香玲姐姐起。不過今天卻大大不同了。當前誘惑他的。也是個含香帶蕊花朵般的小姑娘。身材似比香玲還更活潑美麗。尤其是那一雙黑漆晶瑩的大眼睛。似海水一般深。可以將他整個的靈魂全吸收了進去。而浸潤在那最甜蜜的深潭之中。使人如居仙境。與香玲那對威梭四射狹縫般的眯眼比較起來。似乎香玲是可敬可怕。而小珍是流波送睇。寓怨含愁。異樣的楚楚可憐。這已够他心旌搖搖。很難自持的了。再加上今天周家有那段怪事。使他一想到回去。就好像家中正掘好一座險惡的陷坑。等他跳下去。粉身碎骨。不由遲遲不敢即行。爲難了半晌。忽的大大的發了一個很不管做得不得。且跟小珍去做了再說。好在畢老師嫵經也講得很有理。

不見得他肯把大當給我上。主意既定，就瘋狂了似的大聲叫道：去就去。我幹嗎不敢。當下也又顧不得面皮靦覷，索興謔浪笑傲，伸手動脚，與小珍糾纏個不清，很像個老白相的行徑。小珍也宛轉順意，軟媚親依。處處現出她那弱絮柔條的特性。一心要招朱成憐惜。朱成所入的魔，便就一瀉千里。莫測其重深了呢。鬼混到傍晚，娼門中上市的時間一到，畢正芳倡議開拔，就跟着許多人一同踏進天香班去。此樂如何，下文再說。





第十九回 破題兒脚孟勸酒忙裏偷閒 可憐虫廢寢忘飧苦中作樂

話說天香班的女掌班胖李媽。近來身體雖還是那麼胖。可是在手底下姑娘們身上所吸收的膏脂。并不見多。因此她那一團和氣萬道煞紋的肥頰上。久已斂住了那種狡獪的笑容。時時在嘆息着年頭不好。運命不佳。買賣不興。進賬不夠。今天死氣別裂。撒把野火。說要做個生日。無非想藉此由頭發發利市。不料事不遂心。這一砲還是放得不很響。幾個手下的人。只有翠福張羅到一擡酒。小玉小珍倆別看那麼俊。卻壓根兒找不着客。只得冷清清的把房間冰起來。其餘搭住的姑娘。也不過只有兩場牌。包括着看。實在是不景氣。這個生日又算白做了。然而幸虧還有翠福的一擡酒。撐住了這破爛的場面。慰情聊勝于無。翠福總算有面子。而替她出了大力呢。但是她心裏總不大痛快。以爲翠福接着了這樣一個畢



處長。外場面看看倒很顯赫。交情又打得這般深。卻是用錢盡用在刀口上。刮不着半點別樣油水。一個是蠢笨已極。絕不會斫斧頭。一們又精刮異常。不肯花冤錢半個。一是一。二是二。看來這戶好客也是白接。仍不能拉拔她發大財。這教她對於畢處長這幫客人。如何能鼓舞得起歡迎的興致。不過也會寬一步想。翠福本是個黑得可以的次號貨色。居然能巴結上一戶像樣的好客。能照規矩章程做花頭應景致。這也總算難得。就仍然打起精神來。裝出歡天喜地的樣子。敷衍着畢處長今晚這個唯一的闊擡面再說。不料意外的小財喜。會臨時產生。小珍也拉來了一戶上盤子的新客。又看朱成那身打扮。活像個花花公子。一些捧場的朋友。也簇擁着他叫大少爺。初次摸不清細底。暗想做大少爺的十有八九是發瘟的財神。不愁沒有父兄掙下來的造孽錢。供他揮霍。這才是天爺有眼。



好買賣上門呢。當卽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堆下她那多時闊別的喜容來。又亂扭着粗肥的腰肢。邁開那蓮船的脚步。團團轉的似轉獨樂一般。只圍着朱成脅肩諂笑。加意奉承。與從前伺應周五爺的情景相仿。可憐的畢處長。是從來沒受過她這樣隆重的招待呢。但朱成傻頭傻腦。一竅不通。那知道感領她這種逾格的美意。只翻動着一黑一白的眼珠子。向畢老師呆望。意欲全仗老師的領導和調擺。畢正芳把這些鬼域人情。看得好笑。便也老氣橫秋。發號施令。宣布先打兩場牌。翠福和小珍房間裏。每處一場。分別湊好了角。畢正芳并親到小珍屋子裏。加入牌局。但自己不摸牌。說是與朱成合夥。拿出點資本放在桌上。仍由朱成落座動手。用意是怕朱成的經濟力量不足。特爲繞着彎子而又顧着面子。暗中予以補助。朱成雖于牌學本不甚精。到此也只好硬充大好老。揮洒自如的來親臨。



竹陣。然而他也很知利用機會。曉得今天充人擺闊。原爲迷戀小珍而來。此時正好找些豔福享受。便將坐在他身後的小珍。拉到他懷裏來道。謝你。我的牌打得不好。你來與我做做軍師。頂好我和你并排兒坐着。彼此有商有量的同心協作。小珍似個依人的小鳥。就欣然允許他的請求。與他偎依着坐在一張椅兒上。本來他和她兩個人年齡和身裁都很幼稚嬌小。同擠在牌桌邊的一方面。地位還很寬餘。可是彼此就接觸得更親切了。兩個粉裝玉琢的美姿容。斜倚着似熨貼在一處。恰像一朵瓊島仙葩的並頭蓮。螭螭以下。一對玲瓏精巧的體態。神光輝映。氣息貫聯。將要揉和成交織成整幅的錦屏。便又似一樹萬古長青的連理枝。耳鬢厮磨。微聞薌澤。口脂馥郁。如中醇醪。偶爾手心發癢。腳底牽筋。又還須在暗中勾攝。揶揄。銷魂蕩魄。嫣然對笑。莫逆於心。把個朱成直樂得此身不知。



今在何所。飄飄乎有若登仙。平日對於香玲。愛念雖濃。如賓相敬。那敢如此放肆。也絕不便如此押暱。誠爲女性美破天荒的領略。色情狂第一遭的蠢動呢。迷迷糊糊將幾圈牌打完。略輸了點錢。也無暇細算。便又手兒相攜寸步不離的去到翠福房裏。同坐在花酒的筵席上。翠福開始向舉座斟過一巡酒之後。小珍也盈盈起立。持着一手酒壺。挨座兒殷勤勸飲。末後敬到主位。畢正芳舉杯一飲而乾。縱聲大笑道。你這算是謝媒吧。來來。你這小兩口兒。也得對喝一盞同心酒。說吧。伸手去搶酒壺。要替她二人斟上雙杯。立時監飲。小珍卻更爲洒脫大方。將酒壺往懷裏一藏。嬌聲應道。謝謝您。酒是要喝的。但不敢勞您駕代斟。還是我自己來罷。便又很伶俐的拾奪過兩個小酒杯。一一斟上。先捧起一盞。送到朱成面前。自己也將另一杯端起。笑吟吟地向朱成道。你喝呀。朱成搖晃着腦袋。囹圄



着舌頭也撒起瘋來道。喝……但我要喝你手上的那一杯。就不由分說。將嘴唇湊到她酥胸前面。在她手裏將那杯酒一氣喝乾。并吐出舌尖來道。甜極啦。惹得小珍只吃吃的笑道。你原來并不老實呢。朱成卻又嚷道。誰說我老實。這還不算完。你也得將我這杯酒喝乾了。旋即端過酒杯。直杵到小珍朱唇邊去。只笑得小珍似花朵般顫動。剛剛向後閃了閃。忙又迎上來。佯嗔着道。不要毛手毛腳。我准喝你這一杯好啦。便也照樣呷了一口。又將酒杯一推道。可以了吧。我是不會喝酒的呀。說時。呼吸間噴出一種幽微神妙的香氣。撲到朱成沸熱的臉上。并又覷見她頰旁兩個圓圓的小酒窩兒。也陡泛起薄薄一層紅暈。似這種千嬌百媚動人愛憐的姿態。真是使朱成捉摸不來。奈何不得。兼又帶着點醺然的醉意。心窩裏卜卜亂跳。直恨不得發動蠻氣。撲上前去咬她一口。不過動蠻研是。不好意思。



思的。須得另想方法發洩。便將她喝殘的一盃剩酒。猛然的向口內一倒。啣嘴吮舌的怪笑道。先那一杯不過是很甜。這一點點便又甜又香。而且還含有美人的口脂香。比玉露仙漿還好。於是片語解頤。舉座都轟然似巨雷般紛紛喝采。爲了這一對小情人搬演喜劇。把極濃厚極融和的愛情空氣。直籠罩得四座俱春。皆大歡喜呢。移時。堂差逐漸來齊。各倡女依次度歌奏曲。畢正芳曉得小珍會唱。老生提議要朱成與她合唱幾段。武家坡。以各人嗓音不同。顛倒鴛鴦。朱成倒做了被調戲的王寶釧。小珍偏做了耍骨頭的薛平貴。從一馬離了西涼界。一直唱到八月十五月光。明珠聯璧合。唱得十分妮妮動聽。尤其是朱成。這一向。被那哼哈哈的崑曲。久逼得頭昏腦脹。苦不堪言。如今與煮中人重溫幾段皮黃。旣煞老癮。又饒新趣。真是身心俱泰。筋絡皆蘇。狂歡之下。不覺好筵席散得飛快。



衆朋友都陸續走了。畢正芳也要帶翠福仍回辦公處去。朱成雖萬分捨不得與小珍分離。但終沒有留住在這裏的野心和勇氣。失了魂般悵悵着道。我也可以走啦。小珍脈脈含情。依依不捨。可是也不便開口相留。只緊緊偎在朱成胸前。親與他戴帽子。穿馬褂。扣紐絆。扯袖口。繹繹索索地叮萬囑道。明天你要來的呀。沒有事你要常來的呀。每音節蒼涼情長語短的問一句。必定微微仰起面來。將她那蘊藏有淚珠的眼波。凝視着朱成。一霎也不霎。渴望他有滿意的回答。朱成登時心慌氣促。似有許多股酸水流遍了全身血管。處處感覺麻痺。而眼眶邊也帶些潮潤。除了點頭說是是是以外。哽咽着再沒有別的話。勉強擲脫了身。如癡如醉。隨畢正芳等踉蹌着闖出房來。記得再回眸一望中。尙見小珍花容黯淡的斜倚在門帘邊向他揮手。又似胖李媽也曾在他耳邊哇啦哇啦的說了許多



莫明其妙的鬼話。但出得門來。與柳春圃各雇一輛洋車。坐回灰麵胡同。時。心境全部充滿了陰暗。一切都如幻夢一般過去了。而又苦苦的煞費追憶。更有適才臨別時小珍那種凝視着他的一泓眼光。猶如釘子般深深釘在他腦子裏。也似乎只有這一樣是被他完全載了回去。可以永永的容易想到。其他皆是徒然悵惘呢。一會兒。回到周宅。下車叫門而入。猛地心裏一驚。不知乾娘和香玲現在怎麼樣了。今天自晨至晚。變化真多。好似越發怕看見她們。不由渾身起慄。忙中似又想起一事。在門洞邊拉住了柳春圃。悄悄囑咐道。今晚的事。請你對誰也不要說。柳春圃點頭微笑道。我曉得。這有什麼可說的。兩人隨即走進房間。開了電燈。朱成不忙別的。先撩起窗簾看看院落中有無動靜。并側耳聽聽上房有何聲息。但是鴉雀無聲。死一般的靜寂。忽地一個娘姨掩身進來低問道。舅爺少爺



都轉來啦。要熱水洗臉沖茶嗎。朱成忙道。你提一壺開水來。我們自己倒在臉盆和熱水瓶裏就行啦。我乾娘和姐姐想早睡了吧。娘姨道。小姐睡在太太屋子裏呢。朱成揮揮手道。夜深了。不要再驚動太太。你去吧。稍停。娘姨果把水壺送來。等他們用完。提壺自去。朱成很徼倖。今晚她們不會驚醒起來過問他。小心謹慎似做賊般。輕輕將床鋪好。倒頭便睡。對面床上的柳春圃。忽又向他說道。明早七時。劉仲權有事要上天津去。我已答應過送他上車站。你去不。朱成道。我不高興去。請你走的時候。也莫叫醒我罷。柳春圃就不再答話。一會兒便呼呼地睡熟了。朱成輾轉反側。心亂如麻。卻怎麼也睡不着。翻覆到微明時分。朦朧中似覺眼前來了許多女人。時而像芳君。時而像香玲。又時而像新認識的小珍。紛紛圍攏來向他巧笑。後又見乾爹周國虞。老上司周國文。也怒沖沖的湧現出猙獰的面



目好似他闖下了什麼滔天大禍。周國虞戟指着他厲聲呵叱。周國文更惡狠狠的踢着穿馬靴的大腿。一下兒踏壓在他身上。揮起馬鞭子就向下猛抽。只嚇得他有氣難喘。有口難開。好容易掙扎着。啊呀的一聲。使勁叫出。忙睜眼看時。陽光已照得滿屋通明。卻是做了一個怪夢。渾身像被冷汗浸泡着。心口上也還沉沉的壓窒。周圍長當然是沒有了。然而身畔的確另有一個人。在撫抱着他。有一隻小手兒。還果然壓在他前胸上。再撐大昏花眼細細一看。不由又吃驚非淺。原來是香玲姐姐。已不知在什麼時候溜進來。正坐在他一個被窩捲裏面。并紅腫着一對咪眼。淚汪汪的斜睨着他呢。再看對面床上。被褥已摺疊得很齊整。想柳春圃已上火車站去了。案頭一個小鬧鐘。針尖正指在八點。院落中也仍是默無聲息。朱成定了定神。只猜不透香玲是何來意。慢慢握住她的手掌。低聲問道。



姐你怎麼啦。香玲吞吞吐吐的答道。我沒有什麼。這都是人逼的。使我必須不顧一切。要來找你。隨即越說越興奮。一頭倒在枕上。與朱成臉貼臉的。仍唏噓着道。這些事。也只有我這種苦命。才招得着。真是教我說也說不出。好在往後你自會明白。用不着我此刻多談。如今我只問你一句話。弟弟。你是我的人嗎。你快答復我。說時雙手抱住朱成的肩膀。用力的搖撼。臉上潮水一般的眼淚。也流徧了朱成半邊的面頰。朱成急得忙答道。姐。我自然是你一人所有的呀。香玲長嘆道。我也知道。但是我沒有這好的福分。有人要勒逼着我。不許完全將你佔有。并要來平分你這個人呢。就是你有良心。不肯對不起我。恐怕你也無力抵抗這樣重大的壓迫。弟弟。我如今是想得很透切了。遲早你總不是我一個人的。這是天意。不是人力可能挽回。我也拚着不想挽回了。不過我犧牲讓步也得有個分寸。




我和你究竟也還要算是夫妻。在起初我以整個乾淨的身子交付給你時。你也得把整個乾淨的身子陪伴我。我才算勉強值得。過此以後。我也就聽天由命。不再多管了。如今你不知道。事情已很緊迫。我是提心吊胆。絕不能讓別人先我而毀壞了你的乾淨的身子。那并是我應有的特別權利。應該彼此一乾二淨。公平交換。我不能絲毫再犧牲再讓步的。趁現在還沒有真出岔子。我必須先搶這一着。一點也不猶豫。也不顧什麼羞臊。弟弟。你要原諒我。并千萬不要誤會我是低三下四。竟這樣的卑賤來勾引你。可憐呀。天知道的。我是急急於只希望得着你這一點點啊。說罷。精神興奮得更異乎尋常。似發狂般逼近來。拚命的狂吻着。擁抱着。立刻要督促成一個奇異的舉動。朱成心裏雪亮。自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昨晚并也曾被小珍勾得心尖蕩漾。樂於即此嘗試。但對於這件事的經驗是



太沒有呢。舉措是非常的不慣與不安。偷偷摸摸的更還有些懼怯。香玲又那樣的神經昏亂。失其常度。有時猛烈起來。像在那裏憤怒。幾乎要嚙裂了他。有時又淒惶宛轉。好似很感痛苦。是他在將她欺負。有時更慘哭失聲。如遭瘧疾。眼神散漫。氣息如絲。四肢也冰涼和抽搐起來。差一點使他怕是傷了人命。好容易戰戰兢兢。鞠躬盡瘁。對付着辦完了這件事。然而已是將他一生所有的精力。全積聚在這一動作上面。報效無遺了。究竟這滋味是苦是樂。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只覺事後眼花耳鳴。口乾頭脹。心腔裏又越發空空的。或滿滿的。怔忡着。直軟錫錫昏沈沈的一味想睡。猛又聽見香玲喘息着。哭中帶笑的說道。好了。我滿足了。你終算是我的了。於是兩個人在這極度的疲勞之下。仍繼續那互相憐惜的擁抱與熨貼。歇了一會。香玲忽推被而起。在朱成耳畔低囑道。我要去了。你好好將



息一會罷。好兄弟。我真疼愛你呢。俯下頭來。又親了個臨別的熱吻。再迷的一笑。就梯踏梯踏的飄然而去。朱成雖似眷眷有些不捨。但惺鬆倦眼。究敵不過疲勞的侵襲。朦朧朧的卻又熟睡了。這一睡覺得更香甜。直到下午一點多鐘。上房擺好了午飯。才被娘姨大聲將他喚起。匆匆盥洗畢。懶懶錫錫頭重脚輕。踱到上房去。向乾娘問過早安。就往飯桌邊坐下。見了那些膩重的食物。登時心裏泛起一陣噁逆。週身也有許多的不自在。偷看那對面的香玲。也見她顰眉蹙額。將一雙筷子慢慢在飯碗中攪動。好半晌沒曾咽下一口。芳君高坐在正中間。大概也看出蹊蹺。便籠統着問道。怎麼你這兩個人。今天犯了同樣的病。都不想吃飯呀。成兒。你昨晚幾時回來的。阿因你一大早。怎麼就不在我床上睡。我竟不知道你是幾時離開我的呢。這兩個問句。語聲很含着嚴酷的意味。朱成做賊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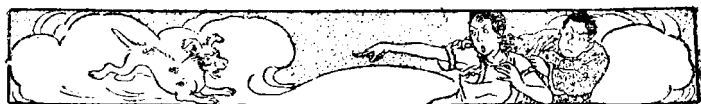
虛嚇得垂首至臆。不敢看芳君的臉色。囁嚅着也沒有爽亮的回答。還是香玲比較鎮定些。統由她含糊作答道。弟弟是同舅爺一陣回來的。我早上醒了。沒敢驚動娘。輕輕回到我房裏收拾一下。不想倒在床上又重復睡熟。大約是睡昏了。有些頭裏痛呢。芳君哼了幾聲。也不再問。各人胡亂吃了半碗飯。娘姨撤去碗蓋。教崑曲的笛師來了。大家聚在一處吊嗓。可憐香玲和朱成。都口乾喉塞。有氣沒力的唱不大出。芳君聽着不是味。冷冷的說道。都不大好過。就不用死皮捨臉的唱啦。請先生回去。我們還是到裏屋去排身段罷。朱成聽說又要排昨天那樣的身段。驀地一驚。明知又是大難將臨。逡巡不敢跟了進去。香玲卻坐在房門口。洋洋洒洒的說道。我是一切都很熟練了。娘和弟弟去排就好啦。芳君微微瞪了香玲一眼。抓著朱成的手腕。也道。便是這樣罷。本來成兒是太呆笨。須我特別督



着他練習的。就此使勁一拖。如老鷹捉小雞一樣。將朱成拖進房去。欲知
這齣戲文。究是如何排法。下文自有下文。



怒
第十九回



第廿回 沉溺波遇冤孽捨肉到豪門 發揮怒諦激英雄掉頭游草澤

話說朱成被芳君拖進內室排身段去了。香玲撇着嘴坐在房門口一張靠椅上。要想走開吧。有些不甘心。既坐在這裏。祇有一牆之隔。自要側着耳朵去細聽。起初聽着倒果像是排身段。芳君和朱成嘴裏都輕聲哼着曲子。漸漸手掌心拍着板。腳底跟踏着板。步伐一陣陣加緊。只聽見挪移踢踢的聲音。但老是這樣疾徐飄忽。進退迂回。到幾時才算完。料想芳君無論怎樣手法老辣。光天化日。對一個癡憨的晚輩。究有急切中難於啓齒和著手之處。徒然這樣消磨工夫。盤旋不下。做老鷹的因爲難。做小雞的也奉陪不了。不免痛癢關心。又替朱成捏一把汗。正焦煩間。猛又聽脚步聲愈益緊張緊促。而一種細微的笑聲與喘聲也揉雜着依稀交響。忙亂了一陣。忽又砰的一下。好似推倒了一件很沈重的傢伙。接着就是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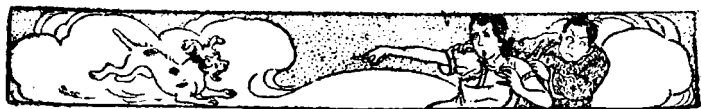
君吃吃的笑。又一聲聲浪顛着在罵笨貨。香玲腦海裏。立時回想到芳君手指尖兒直戳着朱成頭頂。以及橫臥在床上。嬌慵得軟綿綿地。輕輕勾住朱成頸項。柔聲低喚。快與她拭臉上香汗的那番情景。渾身就似火炙了的一般。將所有血液。熊熊的燃燒着。沸騰起一股股的怒潮。直欲從一切的器官裏。噴射出來。化成一個大火球。劈頭劈臉的飛揚着萬丈的烈燄。風馳電掣般撲了進去。也撒她一把大野火。拚着三個人霎時間同化爲一堆灰燼。跟着又是一陣狂颶。吹得煙塵飄散。渣滓無存。才算澈底的輕鬆痛快。祇是理想上的神奇。絲毫于事實無補。又而氣昏了。急傻了。腦壳中。心腔中。耳膜中。會合成一部急劇繁複的交響樂。祇不停歇地在嗡嗡亂抖。屋子裏再有什麼神祕舉動的聲浪。竟似九重深遠。闐然不可再聞。也不知在這熱鍋般的旁聽席中。究受了多少時候。焦頭爛額。煮豆煎



油的大罪。但見天昏地暗。白日的光華已換成黑夜的陰影了。外屋裏的電燈。沒有人去開牠。更森森然似地獄的景象。又呆望着隔室中映射出來的蛇信般的微芒。也似那妖氛密布的洞府。忽然害怕起來。受不了。坐不住。還是掙扎着走罷。剛待抬起那重有千鈞的腳趾。突的喇叭聲嗚嗚哭喊。看門的老家人在院子裏大叫道。老爺回來啦。娘姨嚶的一聲。從西屋裏奔來。隔室中阿呀一下。也是響動得亂闐闐鬧成一片。大有雞飛鴨走萬馬奔騰之勢。香玲又驚又喜。不覺也流出一身急汗。故意重重的咳嗽一番之後。且移步到門窗邊掀起窗紗向外偷着。果見周乾爹將頭上一頂銅盆帽壓得很低。一路銃磕睡似的擺了進來。香玲暗暗叫苦。回頭卻還沒見朱成的影子。周乾爹便已走到堂屋門外。伸手來開那扇掩着的門。也就在這最要緊的時候。香玲猛覺身後似刮來一陣疾風。陡見朱



成一身棉襖棉褲的短打裝束。在脅下夾了件皮袍子。極慌張的從裏屋走出。開了門就往外跑。釘頭一碰。恰與周乾爹撞個正着。周國虞倒退了幾步。大約已看清朱成那種油頭滑腦失魂落魄的情形。就大喝一聲道。站住。朱成便只好在台階下垂手立定。靜候發落。周國虞定了定神。愈覺怒不可遏。就又瞪着眼咬着牙罵道。我看看你那個樣。像個什麼玩藝。正待再數落一個飽。芳君忽在屋裏逼尖着喉嚨叫道。香玲的爹。外面冷。怎麼還不快進來。找小孩子發些什麼威呢。周國虞藉此收蓬。重推開門。昂然走進。對那面面相覷的香玲和娘姨。也不正眼一瞧。就往裏屋與芳君會晤去了。芳君自有法術哄騙這老蔬菜。毋勞別人耽憂。香玲只是瞋念着朱成。忙溜進朱成東屋裏探望。及見着朱成那副豬肝般的紫臉。又覺心裏一酸。就將指尖畫着臉說道。你好呀。究幹了些什麼。胆子倒真不小。



呢。朱成忿忿然答道。你還說別人真受罪死啦。這種好差事。我伺候不了。爲這個再觸霉頭。一划不來。香玲怔了一怔。旋又覺朱成究還不錯。或者也會盡力抵抗過了。况還挨了周乾爹一頓罵。想想也是冤枉可憐。便近前叮嚀着道。小聲點說。我也不便和你多談。你還是就出去避一避罷。免得老頭子回頭又尋着你。你走了。他們若問起。我就說你洗澡去好啦。你身邊有零錢嗎。朱成一想。機會正好。我正想去找小珍開心呢。今天真是太苦了。當卽向香玲討了三塊錢。補報了一個吻。披上皮袍。揚長而去。到了辦公處。打個電話。把小珍叫來。沒有別的。接吻是已有經驗啦。任着性兒。搶先也猛不防的吻她一下。作爲二次見面有進步的紀念。一日不見。如隔三秋。握手言歡。好不入味。便把一天在周宅裏所受的疲勞苦悶。全忘了個罄盡。且細細與小珍溫存一下。直又樂到夜深才散。自此以後。朱



成是大忙特忙。而天天還有些忙不過來了。若有方便。自要與香玲溫溫舊情。日長無事。芳君又不斷的要排身段。晚間溜到辦公處與天香班。小珍又那樣善於撩人。使他怦怦然渴圖異動。漸漸由淺入深。嫵經通達。開盤子有乾娘義姊供給錢。做花頭打麻雀有畢老師代邀角。面子上既已做得够資格了。骨子裏又兩小無猜。兩情至洽。潘小閒三樣美德。打動了小珍的芳心。即使流水無情。而落花既已有意。也自要微軀貢獻。趁空兒拉他人港。何況他并非坐懷不亂。又兼門坎已精。豈有見異味而不嘗。兼熊魚而弗欲的嗎。也就在一個午夜裏。偶爲濡滯。小作勾留。悄悄的作了一回偷香的韓壽。臨場雖不草草。事後未免匆匆。辜負春衾。深宵走去。徒留好夢。長夜淒清。自也是好景無多。空喚奈何的一樁恨事。但夙願終償。同心已結。往後織女牽牛。輕車熟路。隨時隨地。都好搭一座方便的鵲橋。



藉補那彌天的缺憾。反更而顯得良會難逢。要待苦心擘畫。合歡不易。必須著意經營。興味是異常的雋永。恩情富格外的珍惜呢。朱成從此周旋於這三者之間。疲於奔命。別的倒還罷了。惟有對於芳君一面。以這樣一個如狼似虎的徐娘。平日又曾經過一些主僕尊卑名分上的拘束。一旦大刀闊斧。與他排起這古怪的身段來。他總自慚渺小。不堪敵體。一交手就怯陣。有許多的不自然。偏偏芳君胃口還特別的大。動不動就飛揚急躁。橫決翻騰。如狼吞虎嚥一般。苦苦將他揉搓磨折。以吮吸一飽爲快。他便越發毛骨悚然。招架不及。只惦念着逃命要緊呢。總而言之。他是以童子鷄的資格。被芳君玩了。芳君本是被周二爺玩的。如今卻掉轉頭來玩他。在他身上抵補冲賬。這種被人玩的滋味。當然是不好受。也無怪他要認爲是莫大的苦事了。至於香玲呢。對他的愛情固然是極真摯的。然而

已相處得這樣久。他的一切底歷。香玲又都全知道。就未免有些母須客氣。與托大的地方。擺起姐姐與候補玉皇大帝的身分。拿他當乖乖的小弟弟。和低矮的黑漆板凳看待。喜的時候。雖很愛憐。惱起來。卻免不掉要呵叱他。奴使他。使他下不去。要想她完全順從巴結。那是絕對沒有的。不比小珍是專門吃窩飯的姑娘。賣的是哄騙人奉承人的技藝。一向恭維他是闊少爺。事事順他意旨。討他喜歡。從沒有冒犯他過。可憐朱成入世以來。窮苦到今。向來受人豢養。供人驅使。那受過這般優異的待遇。便就顧盼自雄。忘其所以了。再加香玲近來脾氣還很壞。每受了芳君的激刺。敢怒而不敢言。爐火中燒。不能制止。卻拿朱成來當出氣筒。動輒哭着鬧着。擰着打着。使他徬徨失措。抱屈含冤。若果沒有小珍那溫存體貼。作比較。或尙能視爲分所應受。及享受慣了。小珍的優禮。便覺香玲好似一塊





嫩紫薑吃起來未免辣口。不如小珍像一盅香甜適味沁人心脾的檸檬露。太好受用。就漸漸也有點嫌惡香玲。畏懼香玲。以爲常與香玲親近。也是苦多樂少。雖在天理良心上。勢不能避之若浼。久而久之。也就很帶勉強呢。惟有躲到小珍那溫柔鄉去。於無人處稱尊。才覺順心遂意。便就家花不如野花香。成天只想把在家裏所受的苦悶。到小珍那裏去蘇散。一顆心竟完全移注在小珍一人身上了。兩下不覺打得火一般熱。小珍又嘗悄悄將自己的可憐身世。垂涕含悲。說與他聽。并說有生以來。從沒真心愛過旁人。言下大有以身相許。望求援救之意。朱成這才曉得還與老上司乾叔父共走了一條道路。割了周五爺的靴頁子。與二道韭菜。祇是事已至此。欲罷不能。小妮子這般可憐。大丈夫豈能垂手不顧。不過想想自己還是寄人籬下。受人憐恤。靠人照拂的人。如今妄想從火坑裏去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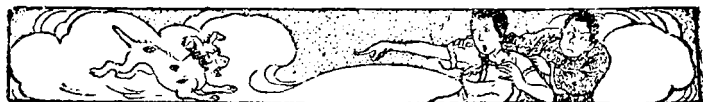
恤救援一個弱女子。那裏有這種力量。然而就未免忒辜負了小珍呢。此恨難填。多情自累。又還要不死不活。仍繼續在周家受罪。苦悶便就越發增加。不堪禁受。幸而還有個畢老師。可以向他傾吐衷曲。并求指示南針。救苦救難。畢正芳靜聽他原原本本說完一徧之後。只搖頭太息道。不深知你的。以爲你正走着很好的桃花運。其實是困在人肉地獄中。受那風流罪過。須得盡量受够了。到那時自發生澈底的覺悟。才能有救。如今旁人是無從借箸代謀的。至于援救小珍的那番癡念。就是你在不負香玲的條件下。或可以辦得到。但也要有獨立成家的實力。才能着手。現在似乎時機還早。談不上來。不過青年人太苦悶了也不好。萬一流入頹廢。豈不誤及終身。奉勸老弟。還是做點克己工夫罷。沒事時。可以常來跟我學打槍。排遣下這些無味的心事。朱成聽了。也很以爲然。從此上辦公處



來就常到後花園練習那門打槍的功課。但有什麼用。禁不住那四角戀愛的怪把戲。天天將他煎逼。就是銅筋鐵骨的人。也受不了這大的消磨。僅僅兩三個月工夫。就把一個生龍活虎的朱成。磨成眼凹肉陷。骨瘦如柴。幾乎送了一條性命。但有畢老師時時在旁邊將良箴規勸。還不至于逼到頹廢。反而孤憤滿腔。蘊釀出一股怒火來。常常捏起拳頭。猛捶着桌子。咒詛道。這種非人的生活。不是人受的。我要不幹了。甯肯再討我的飯去。我也要力求自立。拉拔出香玲小珍兩個人來。建設人生真正的幸福。畢正芳冷眼看着。暗暗欣喜。覺得此人還有希望。卻不料能張嘴說人的人。自己也會找些煩惱。翠福天性渾厚。本不宜于做娼妓。近來受了畢正芳人格上的薰陶。也動了回頭是岸之念。又見畢正芳每月爲了她花許多的錢。甚覺可惜。便勸他爽興把她贖出來。藉省糜費。她願矢志相從。絕



無二意。畢正芳通盤計畫了一下。卻主張少安勿躁。一來顧慮胖李媽居奇要挾。不好商量。二來他不願公開的討姨太太。要另謀安置的善法。猶豫了許多日子。這一天。畢正芳忽在清晨裏將朱成密約到中央公園長美軒茶座上談話。見面後。畢正芳突然說道。我要走了。昨天我接河南旅部一個密友給我來信。說伍繩秋秘密向旅長告了我一狀。列舉罪狀幾條。什麼假公濟私。開賭吃腥。嫖旅長所愛過的姑娘。又引誘你不學好。這真軋得我可以。小人用心的陰險。也真是厲害。竟要挑動旅長與我吃醋呢。難怪他當初極力慫恿我招呼翠福。卻是安排好一個陷阱啊。但我絕不怕。實告訴你罷。我到北京來。是有緣故的。我本是闖江湖的人。在河南很與一般土匪民團有連絡。周五爺新成軍隊。利用我替他招安了一團人。回頭又不放我的心。不敢讓我當團長。調虎離山。派我到北京來。我原



是出于不得已。才將就幹這份處長呢。不料伍繩秋當做一塊好肥肉。還想嚷我走。那麼我本來不高興幹。就不如讓他罷。兼之我又得着嵩山一帶弟兄們的信。他們還催我去做首領。如今中原多事。手邊擁有成千成萬的人。那裏尋不着出路。爲什麼要戀戀於北京這種嫖賭吃喝的浪蕩生活。下決心了。不如壓根兒就退出周旅。仍當我土匪頭兒去。周五爺本不是可以同患難安樂做大事的人。更犯不上和伍繩秋這種雞狗爭食。說時。兩眼炯炯有光。頗現出激昂的神氣。朱成聽罷。這才明白他老師還是個草澤英雄。不由更加傾倒。沉思有頃。忽毅然說道。請你允許我跟你一道去。這地方我實是躡不住了。我要去做人。做我自己的人。闖我自己的世界。至少也得先把我自己弄得像個人。才能說別的。這也只有你才能幫助我呀。畢正芳微笑道。你在此地有這許多女人。捨得走嗎。況且



跟我去做土匪。辛苦和危險都很多。又未必定能出頭……朱成不待畢正芳說完。忽的筋脈僂張。氣吼吼的道。什麼捨不得。你不是說過這是人肉地獄嗎。我對你實說。我實是發火了。不拘幹什麼去。我都要走。什麼苦也能吃。也并不一定希望好。只求其不受這個不是人受的罪。說着。果發動着火也似的憤怒來。一串串的熱淚。只在眼眶裏簌簌的往外滾。畢正芳點頭贊嘆。就也正色言道。好。你總算有志氣的。本來你一切的事。以及小珍的事。我都深知道。且先給你個扼要的批評罷。這都是人生七情中的一個「怒」字。在這裏作怪。并支配着一切。你想呀。厲太太無端會收你作義子。豈是真看得你起。實只爲與姨太太鬧醋勁動了怒。才這樣借題發洩。回頭芳君也怒了起來。把你奪回。連帶也將香玲收爲義女。又撮合你們的婚姻。也不過是她們互相賽怒罷了。實際與你何干。但她們這一



怒無意中提高了你的地位。總算無形中也於你有點裨益。祇是造因不佳。後來難免不變成惡果呢。果然芳君又爲着怒及老頭子情意不專。竟逼迫你作玩物。香玲也爲惱怒芳君奪她的愛。直起急追的與你纏擾。就把你送到人肉地獄裏去了。還有小珍呢。更是可憐。周五爺對於老鴇兒虐待病妓小玉。發了一次稍有人心的怒。臨結果老鴇并沒受着懲罰。小玉也沒得着益處。徒害她遭了一場百劫莫贖的蹂躪。看將起來。你二人都是受了貴人們一怒的影響。得着禍延終身的損害。無怪你們要同病相憐呢。但香玲也是無辜的。待你又很好。你也得多體念她才對。好在如今你也怒了。怒着要做人。真還怒得很有價值。像一帖很好的補劑。大丈夫提得起。放得下。你就一怒而去。跟我去做土匪罷。將來總有我們出頭的日子。只消實力養成。報國有機會。你一樣可做大軍官。到那時完成。



這一怒之緣。援救出兩個弱女子。養活兩個娘兒們。又有何難。這一來。激得朱成便更有決心了。當下計議妥當。依計而行。卻又見翠福也匆匆的趕了來。畢正芳將她領到一邊。又密談了許久。才各個欣然散去。朱成回到周家。不動聲色。只預備還我本原。子身出走。但對於香玲究有些不忍。又苦於不能明告。只留下一封信。說明在此苟安。與己有損。與她也無補。走後誓不相忘。俟能自立後。定當正式聘娶。并託她在芳君面前代為請罪。將來總應事以岳母之禮。到了晚上。又居然敢去與小珍作別。只說是要出一次門。有機會也自來贖你。畢正芳那一面。也忙碌了一夜。寄了封快信向旅部辭職。寫了一張清單。留給伍繩秋作交代。祇未瞞劉仲權一人。也叮囑了些話。就在第二天一清早。帶了朱成上京漢火車。回河南嵩山老巢去了。同時天香班裏。也走了個翠福。胖李媽接了一封信。內有



銀行支票五百元。贖身費收條一紙。載明若是同意。可在收條上簽字。畫押。送到銀行去取款。單憑支票無效。若是還不滿足。任憑報官。或上嵩山。找人好了。胖李媽沒法子。只好屈服。卻埋怨了原介紹人新處長伍繩秋。一大頓。香玲接着朱成的郵書。忙遞與芳君看。經柳春圃一宣讀。香玲就抱頭痛哭起來。暗中卻有點另可慰藉的希冀。惟有芳君默默無言。似感受着一種挫敗的懊喪。這消息傳到大公館。周國虞本已看朱成似眼中釘。就與厲夫人一唱一和的說道。走的好。這小東西原不識抬舉呢。其餘的事情也還多。無奈主角一走。暫好結束。且擱一擱筆罷。

